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七

汝南周念祖寅次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爲時局紛囂無已合情懇懇

聖明深仰祈

聖明申飭各捐成心共偕大道以適蕩平之理事臣

觀近日言者多以捋虎幾至批鱗

明旨切責言官屢矣顧監謗雖嚴防川未易不聞三

緘以閑危乃反百喙之交鳴且一日門戶再日門

戶普天率土南北東西誰非臣子直介介然分別

如是臣切憂之顧臣以爲論俗流雖江湖日下而

莫返論主柄則聖明轉撥而有餘與其切責徒施于言者曷若併被言者而明示以和衷也與其既有言而嚴督之曷若未有言而隨事先機嘿解而潛移之也臣即日前如文選司河南道兩事而知
皇上申飭有不可不早者周應秋因人言　請告去在旦夕矣說者謂欲起一人焉掌銓以其人門戶人也而議論紛焉臣不知爲何人爲何門戶獨計銓有銓序來者想自應來但其來也貴善自處耳誠大公以持衡鑑之空平而無我以耐流品之涇渭凡一切進人退人毫不以異同起見則善于銓

者也此不可不亟申飭者一 湯兆京因辨駁乞骸
亦去在旦夕矣説者謂移劄一人焉掌道以其人
門戶人也而議論紛焉臣不知爲何人爲何門戶
猶計臺有壓貲出者諒自應出但其出也在善自
處耳誠聯衆御史以無黨無偏而佐都御史以至
公至正凡一切議勘議差毫不以異同起見則善
于善者也此不可不亟申飭者二不然下固擾擾
上固悠悠 勅諭不干其先而督責徒于其後雖
戶説以敗論何益矣臣歷觀已事時情之造意雖
秘而機關之吐露常先一人也而料其究遁媒孽

尋果媒孽矣一事也而料其究至蔓延尋果蔓延矣一疏也而料某人唱之某人必和某人和之某人結局後果然矣一言也而料發縱自南定照應在北發縱自北定照應在南後果然矣即如熊學臣之被勘不在于勘之日而去年譙士數語已豫知之也許副院之被論不在于論之日而行取題留一事已豫知之也雖諸臣各自有本末言官各自有意見而詭者以為釁禍所由皆從不入門戶致之假令當日有告于

上者

上發德音預爲剖判其是非而消鎔其水火亦何至今日之呶呶哉嗟乎嗟乎鹽梅合而成味柷敔合而成音和故也人臣比肩事主共期濟國何必分門項見冢宰總憲互相執爭夫冢宰則有吏部職掌總憲則有風憲事宜各守各官何嫌何忌而亦嘵嘵乃爾選司冢卿之屬也河南道總憲之統也柄銓者以和倡而選司以下皆和矣柄憲者以和率而河南道以下皆和矣總之是非終有定衡世路原多平坦或以虛公賈怨不得因前車之覆而另設藩籬或以執拗招尤不得仍故轍之尋而

永堅城府此又柄銓柄憲者所當兢兢而爲後來
小臣作模作範者也伏乞
皇上詧之以離明決之以
乾斷明綸一煥于部院大小見在未來諸臣預化共
異同之界共躋于皇路之平爲翰臣者亦秉公心
而立于四虛無倚之途何慮舉朝臣子不釋忿悁
而遊玄同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又曰不和政
龐臣願諸臣共守之矣惟
聖明裁詧臣懇切佇[illegible]拳拳
癸丑七月十六日

雲南道御史過庭訓爲朝議紛糾日甚人材摧折太多謹陳虛平之論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息紛糾以培世運事竊惟人材之盛衰實係世運之否泰而議論之靜躁又關人才之盛衰試觀今日之議論從來有如此之紛糾否今日之人材從來有如此之摧折否遡流窮源則皆以門戶兩字深入于心髓而不能一時洗滌耳

皇上若不及今亟爲分別將來之禍恐有不可言者宋臣歐陽脩有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在人主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今日門戶之說即昔年朋黨之

說此非君子小人之定評乃君子小人之混名也槩收之則熙寧元豐之覆轍可鑒盡斥之則白馬清流之貽禍甚慘從中寬爲收採而嚴爲區別則漢文之治所以併德成康而宋仁之治所以享國長久也

皇上亦知門戶之所自來乎自倜儻非常之士遭際不偶久擯不用擇其中之氣節牧著學行純備者以爲盟主而其立爲教法又多祖歸斯受之不拒追之大指此門戶之所自來也自臺臣吳亮發顧憲成救淮撫之一書因而具疏有云臣東林人也

知有東林而已等語于是攻之者與救之者紛起此門戶之議論所由盛也延及于今而滋蔓極矣顧就其入于門戶之中者自有異同有激于高山仰止之念而願爲執鞭者有生平受其知己之恩而奮身酬報者有胸中原無特操隨波逐流一入而不能出者有念切熱中借以覆蓋令人莫敢誰何者此則就門戶之中而其品區以別矣即就其出于門戶之外者亦自有異同有念本空洞不欲借人以爲重者有中多忿激必欲擊之以快心者有依違觀望四面占風而故無所着者有外託之

于六通四闢而其中實不可方物者則就門戶之外而其品亦區以別矣據臣耳目所記覩如宜興知縣陳翼飛羅出于門戶之外者也而以不檢論罷清浦知縣徐培植竄入于門戶之中者也而亦以不檢議黜原任兩浙學臣陳大綬人知其爲門戶中人也而秉公執法當爲一時所僅見原任常州知府杜承式人知其非門戶中人也而清貞方執雅爲地方所思慕諸如此類蓋難枚舉矣若主入者奴出者曰必入之爲君子而出之即爲小人主出者奴入者曰必出之爲君子而入之即爲小

又何以服兩家之心而息紛紜之議也今諸臣之章疏具在

御前

皇上若一一檢發則議論之孰平孰偏心術之孰公孰私不啻較若黑白而辨若涇渭也惟槩以留中爲優容以故甲可乙否朝夷暮跖心心有主喙喙爭鳴以意見之異致議論之相角似有不共戴天之讎以議論之激致人材之剝落幾有舉　國一空之勢此在諸臣固無所逃罪而

皇上亦何辭于當斷不斷也哉大都今日之人材郎

未必有大聖大賢如伊傅周召之類亦未必有大奸巨惡如莽懿溫操之儔節收偏取則可備干城股肱之選者材固不乏洗垢索瘢則可供斧斤牛羊之具者人亦不少若必欲同己者進異己者逐則笑談便爲射的修士定無完膚卽可以快一時之忿而

國之元氣所傷者多矣目今副憲狼狽去

國總憲相繼出都而冢臣亦決志求去不可爲明鑒乎故臣願以虛之一字破諸臣門戶之偏見尤願

皇上以斷之一字剖諸臣門戶之宿根而臣更有說

爲門戶之偏見原起于在　朝與在野合而爲一
在朝者欲借在野之聲援以爲重而在野者又欲
借在朝之權勢以爲援總因廢棄之臣日積月累
而永絕
賜環之望故門戶之見此倡彼應而終無息浪之期
耳若將廢棄諸臣
勑下吏部分別起用則在野之覬覦已息而在朝之
議論漸消是正所以破絲紛之見也枚卜　大典
盛世則獨操之于天下季世則分操之于權臣亂
世則互操之于宦官外戚年來則操之于散處山

林而參與　朝政之人旣必有所推戴于此則必
有所驅除于彼在野者無有所獨擁則在　朝者
必有所協應數年之間資望相應之人多所驅逐
而議論迄無歸一者大率坐此門戶亟舉枚卜之
典者是亦所以破紛糾之見也頃者
皇上提出門戶兩字而攻擊煩囂等語屢見于
聖諭中臣莊誦再三知
皇上之睿識朗鑒超出于尋常萬萬也則知之而則
斷之是在
皇上一轉念間耳矧兹疆場多儆天災示變夏秋之

交淫雨爲祟都城內外平地幾成江河人民湮沒
不可勝數東南財賦之地亦多類此大小臣工正
宜一德同心講求禦侮之方拯救之策豈宜自相
矛盾多所摧折幾成杌隉之氣象也總因
皇上之一槩 留中漫無區別醞釀至此耳
皇上倘一念及亦何忍以
祖宗清和咸理之天下養成不陰不陽之天下以數
十年作養培植之人材視爲可有可無之人材哉
是日當及今挽回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癸丑七月十六日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爲臺臣發難有因借事造言
可駭謹平心糾折仰候
聖裁以存公論事臣于本月十四日接邸報見御史
周起元一本爲銓臣茂
旨擅權等事益言冢宰近所推年例也而中間忽插
有科臣爲之畫策何攻不克等語至末又云雖有
善畫三策者無能爲效煥一籌則皆指臣矣夫年
例之舉何歲無之舉之而當耶其人可以自安舉
之而不當耶其人亦可以自信故未舉而惴惴懼
及巳舉而吺吺相爭皆義之所不敢出也今日之

推欲駁則駁請停則停是在起元耳何與臣事而
突以一矢相加遺耶臣再三循省不曉其故時有
語臣者曰是必此中二三私昵造爲此說啓授起
元共面傾陷者臣曰是誠有之然起元所以卸臣
恨臣若有所深怒積怨于臣而不能旦夕忘者却
不在此第就起元之疏以窺起元之心乃專爲都
御史孫瑋及原任祠祭司郎中鮑應鰲耳蓋瑋嘗
以三策諷瑋使之自裁而應鰲之乞黜吏部[illegible]從
不自揣一再言之卒狼狽以去此舉 朝所共知
者也起元爲應鰲邪而翼之以有今日之[illegible][illegible]

之郎去欲得其所甘心者而假手焉以此發難言
有由矣然其中事理實有大謬不然者臣請從言
之以與起元釋忿而息事可乎起元之詞應發也
曰清貞曰端謹矣果如所云豈不稱表表賢豪尚
哉然而非也臣不言其曖昧者與其反覆者姑摘
其出處大節焉以祠郎而潛營銓部之推戀戀獨
懸三載終夜作京堂之夢以被論而敢違分別之
旨明明另創一題連篇移禮部之咨此等心術此等
舉動清貞乎至無耻乎端謹乎大不敬乎起元應
自知之矣郎如近日御史湯兆京溯寫

勅印增減

明旨與媾王圖之事並發曾不聞片語引罪于
至尊之前而臨行一疏且公然曰自罷威福予奪若
不復在　朝廷也者吁可畏哉起元之所謂清貞
端謹者大都如是而已至于孫瑋之擢總憲也不
難舉數年首推之呂坤一旦易之曾不旬日得
旨斯已奇矣而為瑋諱者雖擁憲臺尚窺銓席乃未
幾謬有並劾學臣之事相構相激馴至于敗謀冢
宰不得且併總憲而失之蓋亦天道為勢之所至
事已無成起元遂不勝憤憤為此一網打盡之計

遑巳之志空人之國而忍貽
主上以孤立之禍嗟嗟尚何言哉然熊廷弼之勘自
輔臣以下及南北臺省諸臣言之不可者才之九
不獨臣也且臣所畫三策亦何負于瑋哉既不納
臣之上策又不採臣之中策而謬以臣之下策專
試取臣疏出固不能去尤不善二語觀之臣不幸
言而中矣瑋應自尤臣則何罪嗟嗟起元奈之何
不深長思耶夫起元誣臣盡策不過曰臣爲冢宰
鄉人耳今輔臣非起元之鄉人哉臣嘗謂如輔臣
者猶足爲善而當國以來七年之久用人行政缺

漏殊多則為之晝策者誤也長安嘖嘖毋云適來顛倒黑白熒惑上下自余一榛而外實繁有徒起元得非其一與益自門戶之名立遍布羅網橫生戈矛強梁者不論理而爭氣陰險者不據實而捕虛正人君子慮無不時時自危辛亥假書一紙傾害忠良幾無噍類流毒至今而起元更為晝策兩字尤而效之其故智也禍機所伏名節所係臣不可不辨但臣曰無起元必曰有空以口舌相爭何益伏乞

皇上立勑起元明言所以或冢宰招臣畫策成臣等

策進之冢宰或從自已偵見或係某人傳聞的在何時得于何處有一于此臣甘蒙誰死有餘辱如臣畫策無狀起元揑造不根從以修總憲之怨而褻祠郎之德則所恃　朝有公論　國有刑章幽有鬼責臣爲起元凛聽之至

癸丑九月十七日

禮科都給事中周永春爲邪臣恃勢咆哮横惡已
極謹據實直陳仰祈
聖明即行誅竄以除第一禍本事臣見戶部雲南司
郎中賀烺甫登仕版輒横詈言官肆無忌憚心甚
憤之因訪知其交結權貴深根固蔕恃勢爲惡諸
不法狀即欲請　尚方劒以誅此蠧會臣有狗馬
之病幾死彈文遂不即上今臣既不死當爲
皇上除一巨奸以報
皇上作養之恩以明臣愚觸奸之職分即犯奸鋒詎
無所避本月十六日因御史周起元爭年例三臣

波及于臣臣出疏應之末畧點賀烺姓名使烺知久犯公惡善自為計是臣雖指烺猶愛烺也乃烺不自悔罪潑口横噬蓋自知其嘔血將死神人共憤故謂臣授方畧于同類以挾制言官欲羈坐一場大家共散耳臣敢避其兇鋒不一直糾之乎按烺祖賀邦泰督學晉中御史孫居相曾為領察以此與烺父賀學仁結為兄弟最稱暱厚丙午南場人言嘖嘖居相有遺流言一疏痛眼淮揚巡按黃吉士吉士辛亥入察籍居相中之也又沈正宗之叔沈令譽聯姻學仁令譽子即學仁長壻也嘗于

玉並通書王士騏于進恢墮沈一貫阱中苦則甚
矣品于何有自投入東林聲勢赫奕正宗與煅捨
身爲奴而又託起元葦紹介于王圖爲秦人護法
故得罪秦人如劉國縉王紹徽者起元揑造假書
中之及兩人被處與論譁然正宗乃以借題叅紹
徽矣朱一桂以言察事得罪秦人正宗又借題叅
一桂煅又揑紹徽賍私累累矣之人也所稱爲秦
人畫策者湜耶非耶韋將交結比周爲惡而煅父
子又慣習敗宰相之術如郭正域物望攸歸大拜
將及又忍敗之爺天不慭遺事迄無成蓋天以完

名付正域也　國家二百餘年潑惡部臣一見于鄭材再見于賀烺然材借王錫爵之勢參一堂官今烺借羣奸之勢拜及泉正逐南北卿貳有如拉朽罵南北言官有如僕隸烺之潑惡蓋十倍于鄭材矣若其居鄉居官種種惡狀如貪荆一科之袤而致荆本厚縊死誅賀本立之房而立死本立于羣兇之手指送春元而索商人銀三百兩指留徐州衛指揮餘米八百石令其哭歸如此之類罄竹難書臣猶不欲盡形之白簡也乃曰局外之人風馬牛不相及也第令其以局外之人而不問局內

之事藏頭匿影亦何至得罪于公論且區區么麽奴惡足煩請劍之瀆耶其曰欲致辨者甚多或從夜氣清明時吐出此語雖悔無及伏乞

皇上大振朝綱將烺先行革任所犯人命事情

勑令彼處撫按從公究問將奸黨周起元孫居相等盡行拆逐以爲結黨亂政者之戒庶禍本除而

宗社寧謐臣報

主之心或可少盡于萬一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

至

癸丑九月廿五日

四川道御史田生金爲部郎故肆已極　朝廷法紀蕩然懇乞
聖明嚴斥匪人以儆官邪以清仕路事謹按戶部郎中賀烺本一浮游浪蕩之子家累鉅萬冒歷江南憑依豪俠爲腹心昵比奸棍爲牙爪無門不撓有徑必趨由鋼臭而博科名藉冰山以張氣焰橫行戚里凌虐縉紳長安久有煩言士類僉爲切齒烺知輿論共棄計畫無之寄結強援明藉蔭庇仍復潛伺意指播弄雌黄張吻噬人恬不爲怪最者無端攻御史周達併波及史繼偕王紹徽等通　國

之口且笑且憎以爲煥何人斯突出于此而煥揚
揚得意自謂奇功識者誰不洞其肺肝哉頃見冢
卿趙煥言將去恨不勝其技癢乘給事中周永春
一言之及咆哮萬狀語無倫次而其最無忌處則
在時局已翻四方之黨已合鈎黨之勢已成等語
夫黨之一字從來小人禍人　國家未有不以此
投間抵隙者煥攻言路而發此難端則將四方之
英雄豪傑盡納之陷阱乎設心何其險也若夫時
局二字臣尤不解夫人臣事
君千古此道安有所謂時局也者不嘗于職業之內

而營于時局之中豈復有人臣禮哉想艰之耽耽
逐逐另有一局懼其變易不勝沮喪故爲時局巳
翻之說以號召同志乎何其言之鄙也且所謂時
局者從何起結是否公私應否仍舊果否翻改何
不直言于
君父之前而設羅以待天下士哉臣謂旣名時局便
自應翻艰何戚戚焉爲是不必然之慮也艰又謂
半 朝傾附永春以鉗言者之口夫永春七品言
官十九 請告徼獨臣不識其面即詢之同咨諸
臣鮮有識者半 朝附之何爲士君子立身行巳

自有廉恥大小臣工自有紀綱　朝廷自有體統
煥以部郎而欲操大臣之去將以閑曹而欲持言
官之長短攪亂世界顛倒乾坤欲何爲者目今之
天下人情如此其競也議論如此其多也大僚如
此其凋謝也正士如此其剝落也臣嘗有培養人
才之議形之奏牘而煥濫厠簪裾如虎傅翼掉三
寸之毒舌恣一網之驅除蓋其慣弄機關東挑西
激南中士紳大半罹其辛螫而又席其故知溷亂
倫常可謂世濟其惡者矣郎署清曹安得容此匪
人竊據其間哉周順昌周起元皆

陛下侍從臣也言官木火近日變體是非曲直
皇上諒有處分倘如煥者以開佐闕機械愈深以爭
益爭戈矛更修且邪黨之說一行空　國之禍指
臣此清時之妖孽異類之蟊賊也說者謂煥見司
錢穀積累多端其家居惡跡種種駭人聽聞臣姑
不敢臚列以傷雅道謹撮其大概糾邪崇正如此
再照此番之爭為臣衙門年例職掌致有今日寇
綱所係
明旨自存然非賀煥得越俎也伏乞
勅下吏部將煥罷斥以為人臣險邪狂逞者之戒世

道幸甚

癸丑九月廿六日

貴州道御史黃彥士爲時事一變世事可虞懇乞
聖明亟剖是非以固人心以振
國法事臣聞物反其常爲變變者人君所贅懼而防
制之者也試取
祖宗二百餘年事體揆之今日其人心 國法所謂
得其常識體爲
皇上限之大臣者
皇上託重而恃力者也數月之間而副院許弘綱去
矣總憲孫瑋去矣今冢卿趙煥又去矣弘綱黜汚
者去之也瑋依傍者去之也煥驅除者去之也所

以去不同其去一也今日列在厥位者幾人起之田間者幾人拔之積滯者幾人能堪此離散耶以九列之長厥務之煩而徒令會推之牘盈紙署衆之　請屢陳成何光景則官守變矣　國家之設言官何為也我

主德有曠闕則爭之政事有得失則爭之人才有邪正則爭之故昌言日聞而　國受其利也今合道德而爭利祿詘是非而伸門戶置　國是而護私人東挑西激此倡彼和甚至宜爭者爭不宜爭者亦爭局內者爭局外者亦爭但係門戶之人則雖

雌黃之口以都俞吁咈之地成風波訴訾之場
國家負官官負 國家耶則言路變矣去留之際
令共之大節也應留者于留固以布
君之德應去者于去亦以尊
君之權故法有必行而人滋玩也乃今去未必而留
之
旨類須去已先而去之
旨徐下意行而令從之臣制而
君聽之負上無王度之
主下無遡達 國體之佐而任其頹廢蕩盡耶則正

紀法變矣此三者非小故也所以致此者特以是非混淆而
皇上一槩停閣不即剖斷其間雖稍有處分而根底未破壁壘愈固在大臣則行之而得者無解嘲之地行之而失者亦無謝過之門在言官則爭之而是者無以服其心爭之而非者又無以折其口以臣度之今日事勢斷非調停之術所可解救也然
皇上靜攝以來離群臣久近日人情趨向誠有不盡知者則為
皇上任其責者非輔臣誰歸也輔臣守門戶之故明

之熟矣責擾之　奏憂之深矣而未聞爲
皇上一別黑白者大都避權避怨二端也避此二者
以自善則可耳豈所以任天下之重哉且人臣所
秉者孰非
皇上之權也惟陰竊而陽避則市德而斂怨若其兼
聽並觀開誠布公不以同異生愛憎不以南北成
水火則背
天子之權而非以侵
天子之權拚小人之怨而正以釋君子之怨豈非光
明駿偉之業哉況夫酌張弛寬猛之宜布正直蕩

平之執自是輔臣職分非徒弘濟時艱宜爾也伏
乞
皇上立諭輔臣或同九卿科道詳察酌議已去諸臣
孰宜去孰不宜去孰宜起用孰宜休致明白剖分
自後諸臣去留一取
上裁有擅行者作何懲治　嚴勅言官凡有建白俱
須軍國公務隨事糾正其有挾詐宗憤罔上行私
者從重處治而又申飭畫一之法期在必行庶懸
覩一新煩囂漸息犀小可淡大道可偕矣臣曷勝
瞻望之至　癸丑九月廿九日

兵科給事中趙與邦爲臺臣機械有餘器識不足據理糾駁以伐眾謀以重臣品事太宰趙煥推孫振基等三臣年例都察院不得與聞孫居相力爭衙門職掌有銓臣擅議之疏糾彈趙御史屈裁自當及至中篇怨見楚借齊勢之語臣歎曰有是哉居相爭職掌則爭職掌㕘太宰則㕘太宰齊楚之人如何相借近來小人傾陷君子習爲常談不謂居相亦復蹈之科臣吳亮嗣官應震實係楚人出疏自明此不過拭其唾面義不受居相之辱居相不勝玩弄謂其萁疏之時稍欠斟酌信筆揮出實

出無心嗟乎是何
皇上試問居相言官不能自樹借人之勢是何言官
借太宰之勢驅逐總憲是何人品全楚人才
皇上培養之甚難諸臣砥礪之不易止一無心之言
頓令楚之官箴人品無不掃地居相何不自反猶
恠楚人之詞而以盛氣相加遺耶況乎一語之譏
深于陷穽庸言之慘勝于戈矛下筆之際當天地
臨之鬼神鑒之子孫生機係之天下萬世公論所
共評之是宜何如斟酌可作尋常戲謔爲也至于
人之智量不甚相遠而愚夫愚婦亦自難欺此等

機械盡出無心周永春之疏列孫鼎相之善鑽慣
調乎居相之陞京堂爲破壞成例乎崔亮嗣不調
居相兄弟蹤跡淸要不無他端乎官應震不指居
相爲噉名之輩附勢之徒結成一路首尾相應順
之有福逆之有禍乎臣科諸臣必非無心之言經
幾番斟酌而後對之
君彼者如諸臣章疏亦概託之無心則居相兄弟信
耶不信耶居相本欲傾陷楚人以報總憲則無端
牽合太宰以陷楚人小人之肺肝豈能逃君子之
見尚復愚視天下而巧弄筆端一至此哉居相臺

臣也臣謂事關臺綱則居相當爭若夫年例之推則居相不必爭何也在內在外人臣不得擇官義也三臣年例誠無當于居相居相既抵死爭矣伏讒蹐刺株連蔓衍種種機鋒至使人不敢近矣臣見昔年臣垣朱一桂剛腸勁氣秉正嫉邪羣小力排異己誺推年例當時人情之惜一桂不減居相之惜三臣獨以言責官守皆 朝廷之官大體當存於 至今無爲一桂爭者居相乃欲

皇上立取三臣仍入班行恐三臣之重臣品甚于居相之重班行何居相之俗視三臣也居相杳有周

用賓朱淛謨由南刑北陞京堂故事因指曰京堂趨于年例之外者假使今在年例之中人有爲居相爭如居相者之爭三臣者想居相沾沾自喜耶由此以推居相之心則有廉恥可捐身名可喪班行必不可以不久其識見人品從此可槩覩矣嘗邪正混爭羣議鼎沸臣欲無言以期和衷之雅但不恐見居相機械愈熟流品愈下敢就居相老疏即爲敵正居相有味臣言臣爲居相益友不然即很

臣晉臣臣所不辭仰聒

聖聽不任悚慄待 命之至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爲敬陳三大臣去位之槩以
漸
聖鑒以質公評事竊惟人臣之進退
皇上之操柄也自上操　朝廷始尊今如副院總憲
冢宰端　國大臣爲庶寮冠冕而許弘綱孫瑋趙
煥相次徐行其于紀綱體統所虧損豈渺小哉迺
三臣之去　國同而原其所以去則並有根因各
難掩借臣請據實而畧陳其槩焉副院許弘綱之
去被言在于今日而機動于辛亥察事矣辛亥內
察吏部尚書孫丕揚以必斷必行之志戚于在右

在廷之聽凡言官之論東林論淮撫者盡皆摧折
弘綱畢屠乾脯臣救甚殷至于告天自盟用意良
苦說者謂當此時爭之不得明白抗疏以行足白
此志于天下而弘綱不爲也窺其意謂天下事尚
可爲且盡力維持以需轉動之機待清明之候而
不知相左相形終留罪案有安其位之理乎聞言
引退堅決知機謝閟一疏誠悃可鑒故弘綱雖去
而有諒其當將委曲求濟之心者總憲孫瑋之去
因勘熊廷弼一事耳荆養喬滌草掛冠陸續上疏
自同官以至監司邑令鄉紳皆在牽連之內不過

借此以覓樞去之計耳孫瑋初出憲臺即行議掛
固云意在振刷然以舉動輕率至來羣議復固從
風者梟鴟見積添論者爲瑋于此時一疏引咎自
剖初心用歲紛紜并謝言者庶幾大臣之度而瑋
不能也悄忿之心觸之愈厲如犯楚鋒被惡聲等
語入告
至尊者意以固禁未昭雅量而獨于酬時小嵗中自
認公錯并云迫于外議則樞開議論之端以至不
可收拾有翼而成之者矣故瑋雖去而有借其初
時慷慨任事之心者冢卿趙煥之去在今日似爲

職掌爲年例而實不止此也天下有一種縱橫亂世之人創立門戶從中得力而從中徼利者歸之如市且謂天下大勢在焉卽當事大臣亦相傾聽朝馳尺牘夕動要津傳致片言奉如功令諸凡黜陟之率由指揮而行此亂天下之尤者也趙煥承孫丕揚之後能獨秉貞心盡更故轍如今年外計今春考選公聽四方之論以定九流之銜凡把持引薦者心所厭薄耳所厭聞幾稱屹然不動者矣砥柱固能障狂瀾狂瀾豈能容砥柱乎風波衝激隨時而起卽無職掌一事亦斷斷乎不能安于均

統之地故趙煥雖去而人多以無蹊徑無門戶難之者此三臣之槩也總三臣覩之而今日之爲大臣者豈易哉惴惴模稜庸庸多福既非所以答聖明稱任使若舉足一分輕重而動關亦解因隅隨局而趨可矣然不禁清議之機彈不能安也信理而行可矣然無如時鋒之督促不能安也握聚而卜何去何從臣謂世間無不了功名總之一去耳論品格不論升沉論千古是非不論一時消息則爲大臣者何難決去而稱處耶年來爭援牽纏至此應完刼數副院既先總憲行矣冢宰卿又次總

意去矣例轉覷爲尋常何礙諸臣豎立復爾爭持亂生枝節何爲者耶即如臣衙門掌印陞轉一事集衆多之見析事理之衷定往昔之案六垣既有議單吏垣長復有公疏最慎最確方塵

聖覽而臺臣孫居相擬論之過謂係臣同官周永春遏乞出單夫永春應內請外其試力爭定非以官爵求人者若六垣之官不少矣會議　國家公事盡思策正持衡敢阿徇朋情上欺

君父今臺臣之推轉京堂有議其應外而內破壞成例者假令遏來同臺而臺臣遂衆口一詞僉云云

轉則以議者爲妄言其何辭焉兹今蹈門哀乞而
人之公心自見矣嗟嗟士人立身行已各有一操
持各有一氣節依人藉勢附會雷同之事一有
染雖假借美名終難洗脫如臺臣湯兆京今月之
爭論職掌亦似持之有名然兆京翔翔往來于河
南道非一時矣嘗辛亥內察時果以御史金明時
爲應處何不開送堂官以還議處而必逢迎銓宰
經自送單西臺御史過內計不許過堂此二百年
臺規所絕不經見之事兆京力贊成之不聞片言
爭執是以職掌奉銓部而大壞臺綱者兆京爲戎

首邇以臣之同官周永春趙興邦盡揚宿垢復登
前隱自念河南道不能久戀南都公論甚明必難
厠足郎棘寺榮階可待豈易栽身踟躕千念計無
復之因借爭職掌之名以去計筭雖工肺肝如見
路人知之矣是眞有依稱者後來洗脫之難如此
持議者奈何輕相誣詆以攻擊一人而激衆人之
公以攻擊一大臣而爲衆小人之阱哉臣嘗歎人
材培養甚難摧折甚易下筆時只點綴成文便造
下許多孽禍如阱以議改南直學院波及于江西
按臣韓浚疑冢卿有意獨用之耳不知冢卿亦自照

何爲乎女子閉閣幾至白首謂其出而辭淫此必非情理之論況貲郎衡文又爲梯榮者唾棄之地乎此羅織者之過而不足爲粲損也臣見往者處分須多株連不已如驚風落葉滿地飄零後且用臣省以爲明乎天下忍甚傷之故智猶存似有違而爲容國之謀者故因論次三大臣而并及乎此

惟

皇上留神垂察獨振

乾綱冢卿趙煥臣次前途發宜

允去仍諭在位大臣宅虛秉公以端表率

勅言路諸臣平心省議以惜人材此　國家之福也

臣無任屏息待　命之至

癸丑十月初二日

戶科給事中商周祚為紛爭無已言路日輕乞
勅諸臣各捐私忿共持大體以維世道事邇年　朝
端多事言路水火偶因一時意見之左若成終身
不解之憾分門別戶之意多而同寅協恭之念寡
臣竊痛之乃頃來則更甚矣夫荊養喬以一去拖
人其去也不足惜也人欲借養喬之後而風波作
焉彼中之鄉紳屬吏在朝之大臣為之一空
皇上幾有孤立之勢矣呂圖南以被駁徑去其去也
誠足惜也人遂借圖南之去而議論滋焉始猶言
官與言官爭馴至大臣與大臣爭牽纏不了朝堂

幾無安靜之時矣頃因例推一事又起爭端株連蔓引更費收拾臣竊以是非原有定衡目前之忿爭可逞而日久之定論難掩榮辱不在世味雖朝廷官爵之權獨重而士大夫之清議尤嚴他衙門不具論第言臣衙門遠者不具論第言近事自朱一桂例推而人反以年例爲榮王紹徽汴游而人不以計典爲辱則以公論之華袞有甚于一時之榮進也今紹徽身退于慈流訛與啼手乎奉常一桂展采于外藩何與從容于　禁闥則以一時之擯棄尤關于公論之斧鉞也惟是院科揆協

贊之

旨業任申飭于三十六年矣不知三十六年以後該部曾否遵行說者謂孫丕揚推胡嘉棟始極秘密則作俑固似有人然嘉棟之推頗快人意即不令該科與聞臣且爲丕揚頌銓政矣乃若朱一桂等之外轉則臣實不服且匪獨一桂等而已偷安姓疏擊權閹何以三千金買參而立遜胡應台單開貪令何以先期一月而倏推正人短氣士論扼擊如其與聞而擬議如斯似亦無負于與聞如其未嘗與聞而積漸由來何怪濫觴于今日科臣欲再

申飭而以與聞之權責成本衙門也懲前毖後政在此時毋使他日又滋口實也至于都科正閏一節業經六垣會議言雖人人殊而意旨畧同攻周永春則攻永春耳又何必堅持正閏之說抹煞六科公議于嗟嗟事之是非不患不明官之內外可以不問者夫言路重輕關係國體而屑越之久遂成凌替有不宜隱忍不言者則願諸臣且韜同室之戈而共持言路之體可乎夫臺省不過七品官耳　國家于二三大臣及各衙門事體若畜其權若掣其肘而獨以是非之柄付之言官使上得爭

天子之是非下得規宰相之過失雖
天威咫尺不難批項下之鱗即豺狼當道直可請尚
方之劍豈其獨重此七品小臣亦曰
天子耳目之官重言路所以尊　朝廷耳故從來大
臣掛議則杜門而乞身小臣被參則席藁而待罪
朝廷之體與人臣之義自當如此惟識論曾分門
戶角立小人欲思倚傍輒乘我言路之岐以恣其
簧鼓之舌而或者不顧大體欲借資于局外之人
反深利于旁觀之口于是論人者啟口招尤未辱
人而先自辱論于人者掛此破甑人參我我亦參

人臣等職切言責何難任怨之身菊以觸邪白簡
不宜爲招罵之物淩猾王令而濟惡之曾郎叢垢
之妙吏亦皆含穢憤人哆口婬罵或遊爲崑字黨
縣之說以布網羅或牽合其同鄉師弟之迹以行
報復隄防已潰森貽盡捐世道江湖莫知底止益
一見于余一椿　仝于陳鳴華并貿煥而三矣今
煥雖奉
旨處分未當其罪仟讀　制詞曰爿位狂肆妄言嫉
害大臣此政煥所借以爲名者也不知其貽貫科
一名則武進令之入熊可換流言豈盡無因巧易號

簿則任丘令之湯六可更南疏豈其無據始進不端因而旁出指摘既加情窮及噬臍面目可塗脯肝如見終不得借攻擊大臣之名以作終南之捷徑也伏惟

聖明留神省察嚴加申飭諸臣亦務同心濟　國毋自開嫌隙為小人所乘國是幸甚世道幸甚

癸丑十月初二日

禮科都給事中周永春爲臺臣支詞强辨情詞甚

窘謹再一折正以祈

聖裁事本月二十一日䟽糾御史孫居相破例錯陛

京堂及其弟鼎相營謀四部鼎相昨出一揭謬自

誇詡長安人人掩口臣不必再析獨居相自以京

堂甑破而又苦其弟之鼎鼎相尤也情窮詞窘轉

以惡語相加據云平心剖明狂噬吠犬是何語也

言官有體居相如此舉動不知于體何居臣䟽就

南臺朋比者言之與南臺陞南京堂者何與而牽

引爲証遁詞知其所窮非此之謂與南臺固不乏

名臣而由南補北者偶無遍陞京堂之例居相豈
欲自愧始耶自視與朱鴻謨敖直臣被廷杖者品
望功業何如而謬自攀附亦不知耻之極矣臣所
據者閣臺法鑑非敢說謊也說謊之律臣知之矣
如居相以見差按臣未掌道而曰掌道乃爲說謊
耳管察四臣無階之故臣查掖垣人鑑猶存頃爲
薛雁居和俱不能辨獨辨三十年推陞之例則又
差矣張問達俸在項應祥之前先于三十年八月
二十三日推太常少卿與應祥同于三十二年七
月十三日拜　命彼時掌印科臣除姚文蔚楊應

剖肺肝于天下乎　謝有公評野有清議大奸大邪豈必俟後日而後見哉臣賦性直戇遇事不迻顧呂圖南久嬰吐血之病適遭封事之及浩然長往臣甚憐之卽云職掌攸關亦當罷官以謝若御浚家事實出其鄉人之口吳達可揭中已明言之是臣調之否臣于韓浚夢想不及而湯兆京誤聽御浚者之言盤行羅織肵兆京瀕行疏中猶暗刺浚若有宿恨者是臣累之否兆京之逃一爲要挾事敗一爲改

旨罪重一爲科臣陞轉正闕之規吏科衩疏甚明且

愧且懼不得已抱首而竄誰其驅之乃托名職掌
以蓋其醜不思金忠士外轉時孫太宰曾向兆京
商議兆京乃謝不敢與聞乃瞞過都察院將金明
時暗挺吏部是都察院職掌兆京實與吏部久矣
今若苦爭之不亦贅乎年例三臣居相前疏謂爲
韓敬熊廷弼周應秋報讎矣今推之于臣不及覆
小人之態乎史弼與居相爭同一體安得遺之于
玉立丁元薦沈正宗輩十使奸黨紊亂　朝政令
朝端之上不得安靜一日大小臣工靡不欲借劍
誅之臣疏畧一點綴庸何傷乎居相先以臣爲持

文推過外任外見有四人問達條第一應祥條第二侯慶遠第三田大益第四條序甚明也既知問達條在應祥之前而又以應祥爲第一條何其謬也應祥之無陪正所謂次條嘗計作閣陛耳況彼時止有慶遠一人堪陪將陪一條乎陪二條乎勢必不能一人而兩陪也六科升轉一體在湯兆京除吏科不算矣居相又除禮科張問達不算何兩人之相爲矛盾也亦可異矣去冬十月周曰庠來視臣病語臣曰我該歷通叅也好臣應之曰何必論內外只無病就好言猶在耳曰庠豈忘之乎曰

庠忠厚老成臣雅敬之而王時熙以親故假以小人之腹度日庠之心致日庠惴惴畏避形跡居相何苦又為挑搆使臣衙門雅道為之少傷也臣資世甚薄功名甚淡謂臣視京堂為性命果若所言臣當務首鼠模稜之術以適于世學差一疏忤觸時情斷斷不為矣居相何以巳心度臣也年例一事二百年來不廢名臣巨卿相望後先而居相竟必欲廢之未舉而先擧吏部之附既舉而亦逐吏部以行展轉株連總為一官及蒙

聖恩薄罰又復央人救免此其視功名為性命不益

勢臣始終與居相論理理自直理自明何曲何遁居相不敢再出穢惡之言以汚蔑臣今原以蔡居之言一一滌居相之腹也臣言亦止矣伏乞

皇上將臣疏與居相疏

勅下九卿科道評議孰是孰非以便

聖明處分若居相應否歷京堂亦乞

天語令十三道各出議單會議歸一以便遵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癸丑十月初二日

吏科給事中張延登爲謹因年例之爭謬陳一得之見乞並存以備采擇以存舊章以省浮議事臣不才承乏嘗差日事行伍又值臺臣偶鈌展布四體猶懼不給而煩吏議敢言他事惟是臣闕鄉報見目前煩言莫過爭年例一事冢宰去矣三臣亦

奉

旨局可結矣迺微臣區區管見有欲明法度省議論者二端非樂爲辨駁也敢不避忌諱直陳之一曰年例停推仍入班行之說太輕何也

祖宗建六部諸司分理庶政而又設臺省諸臣糾察

諸司諸司而有糾政臺省得而彈射之臺省而有
溺職考功得而處治之又有年例一節酌量材品
內外互用陰寓激勵之意未四登進之階　國朝
先後名公巨卿由侍從出為二千石藩臬復由二
千石藩臬入秉銓樞者指未可縷屈諸臣朝而開
報夕而襆被曾未有復入班行不知
先朝曾有此令甲乎三臣即入班行而年例可終廢
乎年例不可廢可更取三臣以易三臣有此政體
乎辛亥之後年例王紹徽及察處胡東漸劉國縉
等與焉一時士論嘩然不平南臺臣至欲援大瑨

大獄以故識者壯其氣而謂激無非二百餘年舊典不可因一二人紛更深謀遠慮欲共　朝廷守此三尺耳例推似與三臣絲毫無損停推且與三臣萬分不便不記乙巳之覆轍乎即事體不同亦足明不可復入班行之一驗矣夫人臣補過拾遺雖不可無汲黯顧處禁闥之思趁人避炎就凉亦何必蹈荀勗奪我鳳池之誚臣謂復入班行之說太輕欲以存舊章也一日年例要单發出會勘之端難閉何也年例原是推擢畢竟與察典不同考功法主黜幽故當有单堂堂二司出而臨長百城

奈何可以单舉乎巳酉年秉銓者因給事中胡嘉
棟之辨于是乎有八百金買科之单後爭察又封
七人单徑進
御覽臣時以天爵職掌人物洗汰流品但求秉公何
必濆上舊守此舉終屬誤聽今新推三臣有秉與
否臣不能知倘遺煥不恐忿忿果列欸件臣恐受
三臣者必辨其爲誣而惡三臣者將証其爲有萬
一再有浮薄附和之徒如沈正宗輩者復從旁揑
造飛章以佐之添出話柄交戟之下臣不知如何
饒舌也彼三臣者能默然含耻赴新任哉雖曰愛

之其實害之亦不思耳趙煥力疏于三臣始終無短詞弟云才力氣魄宜于藩臬臣故惜之老成凝定奉身而退得大臣之體矣不然此風一倡以後給臣欵例處一人必先造單以脩會議則山公啟事徒開羅織之門趙晉補牘翻成聚訟之府臣謂出單會勘之端難開欵以省浮議進總之此一拳也爲職掌可爲年例未可爲年例而章合多人尤未可人臣兼名清時共事

聖王若株連蔓引誰無桑梓誰無堂屬誰能超然免于評論乎臣嘗謂天下之事寧忌作偏向者荆養

喬熊廷弼兩御史之事總窊錯三王勘議以致輿論不服南北交章連累多臣接踵棄官　朝廷不得片時安靜其禍實胚胎于此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柰何不以此爲鑒猶欲必不可行之說取一時壞舊章而滋浮議也區區一時實懷隱憂伏祈

陛下省覽臣章　勑下該司與諸臣之言并存以備採擇至於本原之地尤在

皇上[illegible]攬[illegible]乾斷斷割是非之路明操進退之權勿令[illegible]只有掛冠之舉該臣並受驅逐之名則毀譽黜陟各得其所法守可明議論可息矣臣疏

草甫先又兄弄事資類揭辨田彭二御史謂太宰
南轅且北兒窟自在夫太宰浩然長往義無反顧
鴻冥不慕兒窟安用彼方南轅是圖何日北轉者
太白身之所造此妖言又謂二御史翁慕太宰更
是昧心語安足以箝人口也么麽本不足掛職回
齒之末弟彼儼然行以
欽降官自命簧鼓時事惑世誣民此又邪正所關故
不吝一糾正如此并惟
聖明採擇施行
癸丑十月初四日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爲直發黨人之禍併陳亾

國之由懇乞

聖明察微燭隱懸往防來以破邪謀以維泰運事本

年五月閒臣伏讀

聖諭內云已往結黨亂政顛倒是非姑且不究而未

後申戒之日傳示科道各官務要秉公奉職勿狥

已私各立門戶忿爭仍前濟亂　朝政誣害良善

天威有赫日月照臨既知前此之黨已成又慮後來

之黨難解叮嚀訓告不啻再三甚哉

皇上之意深矣凡我臣子皆當祗承臣是以恭上直

破疑關一疏請　勅大小臣工同心省改以絶黨
禍區區愚昧誠憂之也乃不數月而副院許弘綸
總憲孫瑋冢宰趙煥相繼徑行又屢見疊出于孫
丕揚既去之後國既空矣夫統均之任所以進退
百官風憲之司所以紀綱四海于衙門爲要地于
朝廷爲重臣而一旦決裂遂至于此轡委而不能
馭組解而不可收孤立在
一人瓦解在天下此之爲禍豈小小哉臣讀詩至十
月之章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周衰羣臣離散
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有曰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季世光景大率如是今日不幸實類之矣頃見輒臣連章入告嘆紀綱之日壞嗟人情之難挽得無亦有慨于其中耶臣請爲

皇上遡流窮源從頭徹底窮極禍本明白一直言之蓋今日之爭起于門戶門戶之禍始于東林東林之名倡于顧憲成而其後于玉立附焉自玉立附憲成以賣重而羣小又附玉立以行私天下嘖嘖始疑東林而不信之矣然顧憲成自賢卽憲成之外亦自多賢者因不得以玉立故累之玉立自好

郎玉立之外亦自有奸人尤不得以憲成故原之賢奸各還其人名實不爽其辨以此持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臣嘗爲之說曰方東林之初起也賢如顧憲成者主盟使天下望之如登龍焉郎有陽稽之以立脚者稽僣爲藏垢納污之藪及東林之漸禠也奸如于玉立者結黨使天下趨之如赴壑焉遂有硬傍之以出頭者則多是貪名黠利之徒夫以貪名鶩利之徒投于藏垢納污之藪東林之名是東林之實非矣于是大開奔兢之門廣布招摇之令横行籠罩之術無識者誤墮其阱中

不肖者願歸其幕下凡才智自雄之士與跛屈無賴之人及任子貲郎罷官廢吏富商大賈之類如病如狂走集供奉者不知其數而又能依附名流交納要津夤緣權貴布散黨與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機關通于

大內互相引重遞作聲援其高自標榜也不曰二三正人則曰二三君子其巧爲傾陷也不曰某某嗾使則曰某某報復至于每論一人每爭一事非自小以及大則由顯以及微非前伏而後攻則此倡而彼和遞籌決策者有人爭功效力者有人若隱

若見且起且復聲響相應者有人夫勢既成無乃不至內閣任其指揮冢宰聽其恐嚇總憲由其提攜舉 朝廷三大權而一握于東林之手兩三年來京察則處王紹徽矣年例則處朱一桂矣行勘則處熊廷弼矣廷弼甞口詆東林而紹徽一桂則皆與東林爲難者也然三人雖處而輿論大譁人心共憤暗刺明爭不一而足而處三臣者遂亦不得安其位行其志而終于一去理數固然亦誰逐之蓋孫丕揚以八旬祗礪之元老爲

朝倚毗之者頓進賢退不肖素所自許[illegible]亦其

耄且重聽何也小宰乃逆取而陰用之至孫違則順取而陽用之矣若許弘綱雖不爲之用而又委蛇于用不用之間卒以不免故副院之禍種于調停總憲之過成于剛愎舊冢宰之鬱鬱不快悻悻以行亦由媿屈于公論而問誰流禍則皆東林之以也同已者留既不能異已者逐而後已玉石之焚儘烈玄黃之戰亂鬪相構相攻至今滋甚竟輩出而妖氛熾嚴霜零而殺氣飛棟梁折而大厦傾熠燿張而宜鴻遠今日第以空國還之

皇上

皇上雖以隻身孑在宮中白晝無光太阿可倒其究
將使在　朝在野但知有東林而不知有
皇上但知為東林之黨人而不知為
皇上之臣孑孑然羣小惟其意之所之而無所不快
使願意成而在廷願見之哉吁可痛也已臣聞輔
臣嘗詢一人曰王紹徽劉國縉外議何如其人答
曰公論所惜輔臣曰此二人者我亦知他無甚不
是但今日說東林明日說東林了又鬧近畢竟處
日輔臣復語一吏部司官曰識時務者是謂俊傑
今天下大勢已歸東林雖欲不從不可得矣此兩

言者度之以理定爲羣小賣弄之詞耳假令輔臣誠有之是懸東林以招天下又驅天下以入東林也必不其然況乾坤之正氣常存人心之直道難昧舉世之大豈無一魯仲連其人蹈東海而死者耶即如今番年例未舉行將長安之口紛紛藉藉皆云有痛哭乞憐者遂有移書求解者有移書求解者遂有乘機發難者往復流傳之狀又備見于臺臣近日揭中幾復成王紹徽朱一桂故事似此情景展轉牽纏亦太苦矣蓋羣小之于輔臣也若微刺其精神命脉而有一種不能不相爲之情則

輔臣苦輔臣之于羣小也每潛形于顏色聲音而有一段不得不相從之勢則羣小之苦輔臣如舟行灘上進固不能退亦不得然緩急可持以無恐者猶是輔臣也輔臣之苦羣小也如骨在喉中納固不能吐亦不得然利害終覺其相關者猶是羣小也羣小之苦苦在假邪謀之求說到底不無怨望之私怨望轉深而邪謀逐轉急則羣小究終之時也輔臣之苦苦在畏公議之難逃從來只有調停之術調停漸久而公議亦漸明則輔臣剝復之候也說者又謂輔臣當 固久將有拔心

而羣小復從中搆煽或危言以動之或隱語以疑
之或多方雜出以誤之括其大槩不過曰是將不
利于相公而已輔臣不察遂往往爲其所中嗟嗟
此何時也國家當蠹壞之餘中外值釜鬵之日忠
臣義士憂憤感激義形于色情見乎詞誠重念秉
樞當軸關人才之消長係 宗社之安危是在輔
臣輒不難進一二藥石之言稍加責備亟望轉移
以拯濟時艱以彌成
聖治而已無他腸也如近日釋繫枚卜次第舉行而
福王之國二 重大事所 請皆報其誰非輔臣之

爲者方朝夕引領庶幾卒業爲相道光又何不利之有總之羣小爲此一局造于輔臣未入相之前成于輔臣既入相之後而極重不返之勢在今日則與輔臣相始終在後日則與　國運相始終誠有如漢唐宋之季所可竊歎者目今冢卿總憲並缺不知其意更將何爲苟非其人朝登　朝宁夕列彈章矣豈不危哉此所謂黨人之禍空

國之由也伏乞

皇上仍申

明旨

嚴諭臣工勿庇門戶而破壞　國家勿怙私交而傷
殘善類勿昧本心而敢欺當時後世勿犯清議而
不畏
天地鬼神邪正是非之衡聽之公論勿爲一口所持
進退予奪之柄還之　朝廷勿爲小人所竊但使
皇上享平明之治而令　社稷免朋黨之殃臣心盡
矣臣言巳矣誅殛竄逐所不敢辭臣無任悚惕待
命之至
癸丑十月初五日

直隸巡按孫居相爲無恥科臣造言反噬謹據實
恭駁以聽
聖明裁斷事臣惟廉恥者士人之美節正直者立朝之芳規若既無廉恥又不正直則鄙夫妾婦之流不恥于人世者也乃兵科給事中吳亮嗣兩者皆議臣謹先析其肺心造言之非而後及其寡廉鮮恥之行可乎亮嗣謂臣在南臺藉王元翰爲內援結蔣貴爲死黨以李三才爲聖人夫臣壬寅春授南臺王元翰乙巳始改校垣彼時臣已服官四載亦已站定腳根況進用不同時居處不同方南北

不同事臣何所藉于新進元翰而顧以之爲援耶

蔣貴戊申八月考選南臺不知何月到任臣時憂

歸已一年矣及臣壬子巡漕蔣貴被辛亥察處去

任亦一年矣臣與蔣貴原非同時何從結爲死黨

李三才爲淮撫時臣處鳳陽倉雖則同事然臣叅

泰州知州李存信不諜于三才徐兆魁叅三才疏

曾引臣以爲證今謂李三才爲聖人果向誰言之

耶此其昧心造言者一 又謂臣居鄉在里毋史繼

偕之執法則繼于玉立爲外援懼朱一桂之正直

則藉孫丕揚爲內重夫繼偕一桂皆臣同年交誼

不辯彼能執法正直臣方席寵分榮況臣既居艱
在里何畏何懼又何求而必藉數千里不識面之
人爲外援爲內重耶其昧心造言者二又詆臣投
身總憲東南一役何常有幾語及于窮理盡性之
事但孜孜以狙詐爲仁義以邪謀爲濟世以變通
爲力量欲斥熊廷弼則廷弼華任欲斥許弘綱則
弘綱逡避欲逐趙煥則趙煥欲仰藥以死夫總憲
爲諸御史綱領臣旅進旅退誠不能自外東南一
役臣手口拮据猶恐不給誠無暇談窮理盡性之
事至斟熊廷弼事則總憲自主職任則然雖同時

掌道有余懋衡湯兆京史孟皆俸在臣前皆不與

閩臣何能欲勘則勘耶副院許弘綱知臣起臣臣

不勝知己之感方愧無能爲報乃謂臣欲斥之此

病狂喪心語從何處來耶趙煥背

旨侵職攬權自恣臣露章糾彈煥閉言引退在臣爲

言官常職在煥爲大臣定體人雖甚愛官何至以

身命殉之共云仰藥以死乃奸黨激怒

皇上之詞非實事也亮嗣引之欲何爲乎其用心造

言者三夫人臣而設誑誑法所必誅今亮嗣昧心

造言什犯而設誑誑之條而不顧者則熊亮之[illegible]

其隱耳嘗聞人惟無是事則雖有是言而若罔聞知惟其實有是事而人因有是言則聞而愧愧而怒讒譖誣詐不勝不休臣今不幸實觸其怒矣蓋亮嗣首攻總憲結歡冢宰正畏人知而臣一語發之此所以一疏再疏必甘心于臣而後已也況冢宰夫則失所憑依于是發其乞憐取寵之態以逢迎將來當路之人近聞糾合朋儕欲擁一人為少宰臣尚不信今果情見乎詞矣且其攻臣也猶曰有藉齊一語至其所以攻臣弟之故臣兩言而兩不答豈其以祖田三百不足贍母而情事隱微有

不欲與人知者耶不意六垣清華之地有此千層甲顏之人眞足辱諫垣而羞 朝廷也至于與亮嗣同科給事中趙與邪者亦復口談官品夫官品自有眞非趙與邪一言所能抹殺臣不必辨第就與邪歷來章疏評之其生平行徑巳可槩見方太宰趙煥輕處卜履吉也出疏糾正豈不甚壯旣而心折于太宰則托周永春以交歡焉及見湯兆京與太宰爭執掌則又力擊兆京與太宰波忿[illegible]倨而後恭也至其謏太宰無跡徑且謂[illegible]之閒進退之際事事如此臣且服其明作今翻[illegible]

三臣可謂耶耶如此此矣與與邪宜服其明作矣既無
當于臣必有當于與邪與邪應自喜顧人各有見
臣御出一言爭之蓋爲職掌也非爲三臣也立
勝三臣仍入班行
皇上試查臣累疏何常有是言與邪乃效亮嗣揑造
以誣臣耶于此知捐康必喪聲名正與邪自道臣
非其人也夫　朝廷設立臺諫將以議論　國家
大政臣爲衙門爭職掌此是公事偶觸亮嗣四面
皆兵豈欲禁臣使勿言乎抑以
內旨罰俸猶爲未慊必借外庭在躁逐之而後快于

心乎邪類甚衆直道難容臣不去大勢不合必又
有起而攻臣者伏乞
皇上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量力爭職掌之戒至于
吳堯嗣趙與邪造言誣臣結黨亂政併乞亟
賜裁處以破邪謀臣不勝惶恐流汗屏息待　命之
至
癸酉十一月十一
八三日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爲臺臣囂悍妄言無人臣禮
謹平心駁正以請
聖裁事昨者御史孫居相妄言精孽之誚壞人生平
臣具疏駁之居相于臣疏中語無能以理置辨而
但如醉夫罵坐至于吠犬之惡聲相加夫臣雖不
肖承乏　侍從于　廟廊有齒馬之證于言路有
同列之誼何其無禮至此詩人有相鼠之刺居相
未之聞耶至臣後疏參駁居相一語不承臣今以
居相質之
皇上夫王元翰蔣貴李三才于玉立等非居相心腹

之死黨耶臣尚有不恐言者在也至史繼偕許弘綱朱廾桂等不知居相愛之也抑憐之耶苟可相居肯借反兵之鬬耶居相爲　國言臣何恐而欺
皇上也居相前有免推年例之說臣不恐辨年例之有無而但述微臣不樂仕官之心以明士人廉恥之節何官不可爲耳以見管京堂爭外轉者無復言官之體耳居相懲臣臣摘其弟鼎相劣狀乃有情事隱微不欲人知之疑夫爲　國之言官而有不可與天知者乎有不可與人知者乎則其人品可知矣居相前既有有求弗得深銜以臣爲辭

語夫臣職司糾駁鼎相職司銓序鼎相與臣素寡
交遊臣何求于鼎相耶若有隱微之情事不可使
人知之跡徑與夫暮夜之語言居間之竿牘則鼎
相何愛于臣而不明白一語耶臣與鼎相皆在有
此則可與九卿百僚共質之何爲作此含糊影響
市井穿窬之語也居相又有擁一火竿之說其人
何人見居相何官與臣交遊遠近若何臣在何衙
門爲之推轂何不明白直陳于
皇上可用不可用與天下共之豈不正大光明傑然
一御史哉奈何設此無底之阱以待天下之士也

居相語語設機言言布綱極其所至必有定 國之綱臣雖劣下豈敢忘腐邪之義奪埋輪之志不入告于
皇上乎伏乞
皇上將臣前後疏章立 賜發斷則
聖朝有日月之明邪臣無欺蔽之路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癸丑十月初五日

吏科給事中張延登為
內降之旨宜停遡流窮源以補部臣之所以佐平明
之治事臣聞
人主有權莫重于
部旨人臣有大弊莫大于交結況假交結以竊
部旨此斯高之奸不可一日不容于　堯舜之世者
也臣閱邸報見兵部職方司主事劉定國一本大
權當慎正氣當伸乞
聖明停
內降之旨杜旁落之漸以辨賢奸以防危亂事內稱

陛下二十年以來
聖度恢宏乃頃者
內降切責言官湯兆京等而罰譴之絶無忽有之事
　實趙煥交納中涓取
旨如寄解衣危論臣甚壯之然
內旨之降實非由今日履霜堅冰至所由來者漸矣
臣　請為遡流窮源之論不必十年即以萬曆二
十九年　京察近事言之御史金明時之　疏論
　王圖也要挾犯諱旬日之內五被
嚴旨時說者皆不由票擬于是主事秦聚奎有拾遺

報　國之疏臣猶記其內一段云凡疏論重大事
情取
旨甚難乃叅論金明時及明時之自疏一切朝上而
夕下此其絲絲索不啻沒入驪龍之領矣上書犯
諱明時允矣不恭然
聖度天空海潤諒必以偏辭見宥者獨記分宜構陷
忠良之故智胡乃再見于今日也此端𢕟可開乎疏
詞大畧如此于是聚奎再被　嚴譴時說者謂亦
不由票擬以致人情沸騰章滿公車臣不暇悉述
今在　朝臣工想人多能道之唯是孫丕揚

三朝元老當府人猶不忍輕詆但謂王圖及其幕客
爲之熒惑猶曾牢耳今主政則直謂趙煥自結中涓
更無牽纏信斯言也不知
陛下之業神已久假而竊照已久易矣由此不禁將
焉可成烏鹿可爲馬壅蔽之害洵非細故也臣愚
謂自
陛下靜攝以來
九閽爲里　宮府金鸞要非章疏十無一報今人反
以[illegible]中爲當以得
旨爲怪詭隙夜作惡倖不分實由于此伏願

陛下赫然震奮勅諭輔臣查前後

明旨果何人所擬如申時行欺弄

陛下不知卽指出的名應出外廷肆諸市朝以爲左右亂政者之戒仍勅下部院窮治其事如有交通實跡其王國孫丕揚趙煥與晉得追遷分別輕重議處以爲大臣交納之戒倘原擬自內閣斷自

睿裁別無情弊亦望明白聲說以解疑端勿使人揣摩于不可知之地轉相鬭構庶睍見雪消雖有魑魅魍魎安所遁形哉誠不識忌諱實補部臣既之不及如謂言出禍隨鼎鑊且甘臣願與部臣共嘗

之

癸丑十月初[illegible]

東閣大學士葉向高爲科部爭論

内旨據實剖明事須兵部主事劉定國疏論吏部尚書之留出于

内旨吏科給事中張延登言

内旨之降起于孫丕揚之叅金明時欲

勅諭輔臣查覆

明旨係何人所擬臣見近來議論須與紛若不欲置辨今延登之言及此臣若不據實剖陳事終不白且今日之爭耕不休大率由于辛亥之京察而辛亥之京察其最著人口者在于金明時之一叅與

犯諱之重處臣請得畧陳其槩金明時之考察議處有定說矣臨期考功欲寬之蓋以其爭論王圖之故湯兆京投一單言明時意在要挾必不肯免蓋即指論王圖之疏而言也孫丕揚見之遂謂明時別有要挾撓亂察事意欲參處寓將凡與察事者皆以爲不可許弘綱蕭雲舉曹于汴皆極力勸阻又皆移書托臣初謂丕揚誤解要挾之言失兆京之本意臣三書勸丕揚勿參而丕揚終不聽也疏上而明時奏辯兩疏之中直犯

御諱中官將此本送王臣寓云

皇上震怒必欲重處臣謂上疏犯諱自有正律此一時失檢之過不必深罪即欲罪之當下部院擬何不敢徑票其所爲明時救解者不遺餘力許弘綱又再三託臣謂必擬以閑住始可免罪故臣如其言擬上此當日明時被處之顛末實是如此未嘗從中出也而聚奎乃引分宜擠陷之事以疑臣歸過乎至于大臣被留間用

中旨前此已有不獨趙煥即煥之疏有經臣擬有出

聖裁者臣以爲此皆

皇上眷禮大臣之盛心所當將順何必執爭惟是事

關政體徑由六部九卿而後行者則無問
宮府無論大小當盡發臣等擬議不當則
皇上裁示容臣等再擬如仍不當則言官糾駁如此
則光明正大人無可疑揆之政體似當如此又不
可以留大臣而例論止總之年來人情因
皇上深居日久上下不接遂以為
皇上毫無成心百凡舉動皆有人能高下其手用一
人則曰此何為而用行一事則曰此何為而行即
臣等在外與
穆清邃隔尚且見疑而況于左右近習之人乎此所

以每有

內降親稿摩多端而不知

皇上大聖至神萬幾雖煩無一事不出自

聖心如臣等票擬亦多

皇上改正何人敢于朦弄延登所云中璫播弄

皇上不知者臣竊為萬保其必無此諸臣過計而臣不

得不爲剖明者也伏望

聖明將臣此疏　發下部院仍

賜明示以釋羣疑亦臣前解分之一端耳

癸丑十月初九日

河南道御史田一甲為議論已明須當宜息懇乞

聖明勑諭和衷以全　國體事臣惟邇來之議論煩多紛爭聒聽亦已極矣始之爭為行勘學臣熊廷弼而爭也繼之爭為改差學臣呂圖南而爭也此事有三條機惟一脉驅逐株連于是許弘綱去矣孫瑋去矣趙煥去矣年例之三臣今亦去矣賀烺之徒今亦去矣邪正難歸于其掃議論亦幸而漸清于斯時也餐剩中之役會異中之同去私忿以急公忠息煩言而清國是豈非歸正之善策比肩之盛事哉不此之務而猶嘵嘵不已則以門戶之

說剖分未清以故沉溺者仍錮蔽不及而高明者亦猶豫未決究竟必至空善類而誤　國家流禍有不忍言者臣竊爲此懼今何敢避忌不一歷數之也夫門戶之說何起哉自昔吳縣太倉四明山陰晋江諸奸輔鉢傳燈續怙寵弄權妬賢嫉能欺君誤　國彼時一二孤憤之士出而批鱗被逐于是聚徒講學以明性命而演道脉此誰不仰之而誰復咎之無奈有奸雄自命之徒初亦盜建言之名繼即竊道學之嵬彼眞道學者亦墮入其術中而不之覺于是以道學之名號召天下士凡生長其

地者官遊其地者故舊之往來相知者或實意傾
高或葛藤相糾即以爲眞與周程張朱之復生而靡
然從之甚有爲其所迫而不得不入者于是門戶
之名立矣假道學之手段到此益展矣且其名利
薰心氣焰灼人遂復適制　朝紳迫挾臺轄夷路
惟其所造雲泥惟其所置　朝中復有一二奸雄
彼此借資氣脉相通呼吸相應以箝天下之口而
操仕進之權于是門戶之威熾矣以故李三才王
元翰等一入其黨而貪可爲廉黃克纘史繼偕等
不入其黨而賢可爲不肖其在南之袁爛者則于

玉立吳正志丁元薦也在北之最㛹者則王圖胡忻史記事也金明時之叅王圖也原不宜以人廢言而要扳之嗣立至矣郎王紹徽劉國縉之持正也亦所雅共害而京察之處莫救矣湯賓尹一輕薄狂生無行無義且業已察處斷根無權無易只以其爲王紹徽之座主而今動則曰宣黨且以比之崑黨而風力持正之熊廷弼謂其爲媚賓尹而行勘以錮其終身夫以臺長而勘一御史于理于法亦何所碍獨訐勘之者其跡則爲貴死生貝也而其意則不爲一生貝也故于殺人媚人四字三

致意焉其所重可知矣臺長老成持正而念在執法奸人遂乘此中之而漸成騎虎蔓延溯嫉惡過嚴動斥假道學甚至訓諸生以無學沈質則行勘之所由來也故臣謂孫瑋之去亦門戶之禍貽之也呂圖南端凝簡重于督學豈其不堪第其改推之意則欲借簡靜者以形風力者實非謂圖南之眞可為學臣耳周永春一疏之駁臣亦私謂其過直率而必包涵然圖南自是圖南永春自是永春在圖南之去益以見孤高在永春之言總之循職掌而一言忿爭互起為難不知于圖南何益耶甚

且眾及千家食多年始一銓補之戴鼎也吁亦可憐矣至于年例二臣之推執職掌以爭臣以爲言言皆是也況

明旨院科協贊煌煌乎誰敢背違第年例之轉例在八月則臺長已封印出城矣延至九月無容再遲則臺長又浩然長往矣業無總憲商量于誰不然使都察院中儼然有臺長而吏部竟不一通知郎徑然行年例也臣亦臺員臣亦職掌肯畏首畏尾不一奮臂而爭乎蓋趙太宰之心亦若而勢亦沮也臣之所最也即近日同官黄士彥職掌宜明一

毗蓋亦未嘗不以職掌爲言而特知趙太宰之無他耳堅爭固非出位過求傍出分割亦是公忠爲國何必自持一是互爲反唇耶總之年例原不足以定人品而年例之公私顧看秉銓秉憲者之何如其人而賢也公也則年例之出于銓可出于憲亦可其人而不肖也私也則獨出于銓爲不當同出于憲亦不當何必區區計及于臺長之與聞否耶然爲職掌計則

明旨自宜永遵惟所以後臺有人科有人銓部不得執此例而獨意創行以悖協贊之

嚴旨則體統明而爭競杜耳今之爭職掌者或偶株
連乎同類而守門戶者遂借題目以搖唇然反因
此而乘正學鳴發揮無遁非天之欲平治天下耶
且趙太宰拂衣而去不俟終日昔猶三宿以待
明綸今已長往而抵廬舍矣猶謂銓宰有反北之疏
而言官有阿媚之念耶門戶之從來既如彼大公
之議論又如此且時一二興波作祟之徒既已縮
頭而羣奔郎門戶中所厭服惡心之人亦已掛冠
而歸老忿已洩而不留時亦極而思返與盡無餘
回頭是路臣願諸臣之悉捐往念而共歸大同也

此有一言彼即有一言之相復此添一事彼亦增一事之牽纏既復一既人復一人詈罵摧殘其何時已耶以臺省而聚訟以　朝士而市肯哉之忠書播之萬世亦誰任其咎也伏乞
皇上嚴飭大小臣工從今各恭爾位協于和衷有以私忿相軋相傾者必罰無赦庶　國是以明而紛爭頓息矣

癸丑十月十八日

户科給事中姚宗文爲乞明勘秘書以清議謝事
臣于二月中既叅吏部考功司主事涂一榛以其
官評人品久騰物議耳一榛辨說支吾謂考察闇
任之湯賓尹遺書長安不言書致何人書言何事
橫以黨附相汙且云書在御史孫居相所職竊怪
年書禍之多至明起戈矛牖布羅網正欲借此明
白一番以清妖孽具疏請出書公勘將居相在劉
疑然不言有無臣謂此一榛設詞耳故久置之頃
臣同官周永春吳亮嗣既論居相及丙午南場
弊居相既辨去冬黎鄉之辭科場關節之辭亦似

閣節誣臣親筆批于湯賔尹私書長安播傳臣敷
擬抄錄原書原批封進
御覽但因書詞戲謔僭褻
至尊而止臣見居相之疏始知賔尹之書果在居相
所矣而居相往者不言豈賔尹書詞止言南場之
事而于臣所參一榛諸事本不相涉耶豈書及南
場事居相欲留爲今日之證而不及爲一榛地耶
計辛亥内計之前有欲搆害正人且自爲解脫之
計者訛傳御史鄭斷芳一書絕無形影巧弄機關
幾成空國之禍乃其揑造秘密無從蹤跡迄今有

餘恨焉令彩書業有收藏豈可令其半隱半露復
蹈前轍此書一日不發則令日言一事曰書爲之
祟明日論一人曰書爲之祟嗟此尺一之緘誰云
紙上之風波翻作眼前之保障矣廠之什襲之中
易竊空虛之論用造謗之說以自衛猶可言也如
一椽用黨附之名以噬人其流禍不可言也臣欲
結前者一段公案急求明發此書居相云書語戲
謔懼褻
主尊此意殊爲敬慎弟不嘗讀
安文而與廷相公見之似無不可乞　勑下居相出

[illegible]之麟親批湯賓尹書再取長安所播傳別
對同集九卿科道據其所致何人所言何
倘是非從公勘議回奏聽
睿裁嚴加處分以爲馳書干政之戒庶心迹可明議
論可清夫居相之辨論四出惟力是視而眞爲世
道人心之慮也亦必計出于此矣惟
皇上垂察施行臣無任屛息之至
癸丑十月廿一

行人司行人劉宗周爲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
國家元氣事臣山臣義不得論列天下事顧世道
人心之責不擇人而付杞憂發恤弗用耿耿因以
默觀今天下治亂之勢孰敢效其狂瞽出位之誅
又何遑焉臣駿犇之暇讀諸
國史至正統之世上下恬熈號稱太平識者以爲汪
蹉徒修文具國家未必無意外之事務以遠于土
木君子魋之撥厥所由則靖難之後一藉奸黨而
賢人君子誅夷略盡三楊徒以容悅養成王振之
亂

英駕北行竟未有皎然以節如所爲南朝李侍郎者
一人則人材之係國家元氣有如此者今天下遠
中棄矣自嵩陵黨伐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
險公車之章輙攻東林云東林者先臣顧憲成倡
道處也從之游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從事
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也憲成之學不
苟自恕扶危闡微屏玄黜頑純如也亦喜別白君
子小人而歸于無我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于波
靡一時士大夫景從如雲以故名東林最著惟其
清議大明流涵之士若干東濕遂乘淮撫之故誘

議紛起卒催說因以死識者恨之意成死而東林風槩益微倡議者因指東林爲門戶合朝野而錮之以爲黨人天下無論識不識無不攻東林矣夫東林果何罪哉自憲成清議格物繼其說者摘及崑宣之黨指顧天埈湯賓尹也二氏則坐黨者深怨東林屬御史熊廷弼議勘而積怒一發救廷弼者張皇四起逐總憲持私人總結局于林下諸臣而得志焉噫崑宣之報復固其所也而以東林坐天下使總憲之法不得伸彰癉臺省之權不得爭可否不可訓也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

今之攻東林者不于其流品而于其意見也如意見而已則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諸臣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量倘一日 賜環諸人爭按劍矣獨于王立丁元薦不免于畧迹而原心二人者亦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焉何相迫也然則東林無罪與標榜唇齒已蹈漢人之失矣而復坐累于淮撫欲盡箝天下黜貪之口以定天下之罪案其誰若之由是四面樹敵一體之中頓成分裂陵夷至于今日報復不已使 廟堂氣象一片慘澹誰職其咎嗟乎此東林之罪也然則攻者非其攻流

品可也胸意見不可也議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且臣聞之世之治也君子衷于和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今天下非不和之患而黨同之患尚同之念牢不可破勢不能強君子以苟同則不得不黨小人以異同異同立而好惡分偏境生情無非爭鬬勢必至盡網君子而後已此今日之所為紛紛也然則和衷之道其不可講乎臆難言之矣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曰世尚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今之世變其為假借乎

其爲播弄乎如賛如鼓如鬼如蜮者非乎或以官爵或以朋遊或以名譽或以意氣者非乎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乎之至也合方與乎和之至也雖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其憲成自反之學乎憲成上書救淮撫也言者不已而憲成終不辨至論私書發抄則曰既有書焉有發抄之理可爲能自反矣今之學東林者盍反崑宣之戈而卒業于此以無遺憲成羞可乎善乎憲成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利心消盡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

各心消盡此亦方之說也又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如是而後可以盡已之性君子當守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如是而後可以盡人之性此亦平之說也臣切爲在朝在野諸臣三致意焉審如是也庶幾與天下相忘于太和之域矣何以東林爲哉又何以攻東林爲哉切臣于是而尤慼于學術之難言也昔孔子沒門弟子各以其道相授受源遠而流益分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流爲輕世似物蓋學術易弊如餘姚先臣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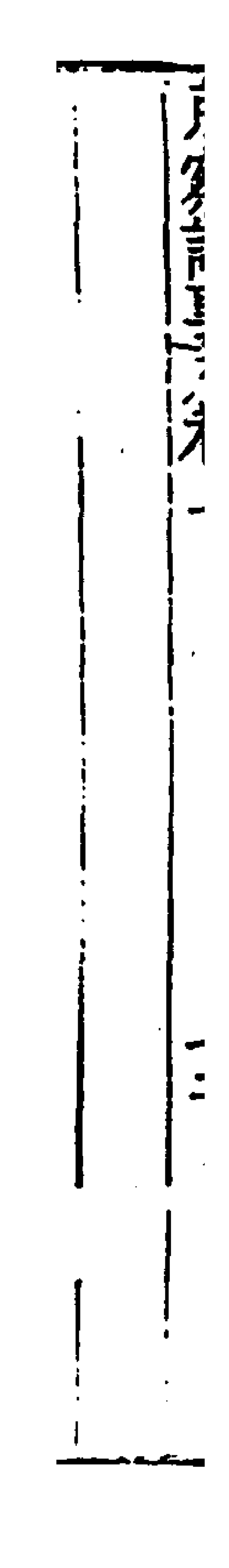
佛老頑鈍而無方頓悟成之學朱子善善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言得悟成爲救申韓之習自今始矣夫學猶調琴瑟爲緩則進之急則反之而已虞書曰中洪範曰極此之謂也起弊維新明道淑世士大夫之責也建中和之極執大象以爲天下先其

聖天子乎臣不肖無所知識痛念時事至此日復一日必有空國之禍姑稍稍折衷是非以平兩家之情且惓惓于學術爲救世張本于以解紛息爭釀

國家無疆之福臣愚不勝至願惟

聖明少垂鑒焉

癸丑十一月廿九日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爲

聖治方隆羣嚚轉熾敬陳救時八要以息煩言以維

泰運事臣覩數月內纍臣拜解網之仁揆席叶旁

求之夢卜虜受封于北建酋質子于東朝野歡騰

華夷慶洽於都哉千載一時也從此　開講青宮

頒桐朱邸　瑞王燕喜　諸王鳳占應且次第舉

行已惟是邇來大僚先後引去皆由言路相激而

然乃言者之氣彌盛而反脣未已尚口幾窮則臣

嘗妄求其故而不得也說者紛紛謂自東林雖失

主盟而假道學之遺風未殄淮撫雖稱洛籍而眞

勢利之餘骸猶然勢利藉道學爲名高道學藉勢
利爲氣燄內有于玉立者從中招攬到處逢迎家
食而把持朝紳林居而遙制 國是本吳下也而
黍交四方之黨本刑背也而恣取京卿之推借册
借馬借夫遊遊跡遍于天下考選考察考館居間
牘洞于長安以致慕羶者流羣而入象其內標題
徒假名理未聞肆逆機鋒遍行毒噬既五分而六
聚復夾擊以西挑用一人焉非其類不快而[illegible]部
外別有品題議一事焉非其意不快而公論中另
出意見含沙任口下石憑心簸弄風濤[illegible] 成

聚曉散爲邪近日正人以邪人爲邪邪人亦以正
人爲邪即如托東林者皆借耳惟一辨別焉而借
者不得借矣夫東林豈盡邪哉顧憲成之賢特其
身死不爲世用若好修如錢一本安希范高攀龍
輩皆應及早
賜環以光仕版　朝廷旣賴其一臂之用而解曲中
附離之者亦不得藉口佚賢淩轢州邑至于玉立
以及丁元薦爲洗正宗之流揺唇鼓舌翻浪騰波縱
寬兩觀之誅難逭四夷之迸其餘徒黨亦希
明下部旨咸與維新令洗滌肺腸共偕大道若其稔

惡不使淆亂未巳則有三號之典在康天下曉然
知道學自有眞而竊附名流傷人圯族者俱無所
可用如是則邪不冐正贋不淆眞而奸人之魄自
奪矣此一說也一議辨言夫言有是非說理爲是
上氣爲非由衆爲是據唾爲非有的據爲是捏空
駕虛爲非符與論爲是執拘自用爲非乃近日此
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國家大議有舉朝合論
在此而突出數人焉必以爲在彼若謂不如是不
足示負嵎之威而明得意于天下雖人之意見不
妨互異乃互異山偶然則可耳今不獨一事然而

事事皆然此其故可知也數年來如王元翰李三才韓敬熊廷弼之爭皆後有兩說即宜僚弄丸與之能解臣請自今以後凡有爭議不决　召集諸臣于庭各書議单類總封進乞
皇上賜乙夜之覽斷以理裁以法從其多者施行箕子陳洪範而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又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此臣從多之說也至于風影全無羅織任意揑罪名動云可梟可斬言賊仗輙及數萬數千甚有對君之詞謬托無心之辭諸如此類仰祈

皇上嚴加勘處以別昌言庶　國是定于上而嚚爭息于下矣此二說也一議爵祿負言路之人多而京堂之缺少于是設爲例轉以濟其窮而疏其滯乃畏例轉者如牽牛入肆欲寬地步于巳遂肆擠排于人市虎成而曾杼至所從來矣先年例轉者監司稱職往往仍得內推如中秘官劣處非久亦需次京卿惟是近日言官在藩臬者與藩臬推資較俸望內轉如登天此人情所由畏外耳今請著爲令言官外轉以後察其才品政蹟可內者仍選而通融互換界限不致截然庶同事中疑忌少

休先慚而中傷之際可消也顧此直爲畏外者言
耳以臣府見政謂空言無補何如實用有裨方面
爲百姓興除無遊造福實心實政實功實効臣雖
不肖竊有志焉而獨奈何人情內外之說解重解
輕也
皇上不可不早一申飭以杜爭端此三說也一議名
譽夫仕者無非爲名而已顧名有敢言之名有去
國之名惟名在敢言于是賢者或爭于所不得不
爭而不肖者亦爭于所不必爭彼不肖人爭之而
得已收勝局固名也爭之不得而亦詭爲賢者之

嚣然以去亦名也今之去者亦大可駭矣思妻戍
病欲歸不能牽累多人而去則有如荆養喬者獻
訴王圖被人指破借爭職掌而去則有如湯兆京
者嶷儀部郎久已買舟欲逃乃乘人言糾發而横
口反噬擠一隆罷以去則有如賀烺者竊計此輩
歸而北鄉之人稱之其有可推[illegible]之役以上賞榮
以[illegible]僕以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名再閱歲將而
後之晚進銓曹不察來歷但以爲曾經建言曾經
去國不次優起則又以小人之行而食君子之報
臣請即今發賜分别以極離職役近剃于今日而

又 欽賜勑諭永懲于後日如是則輕夫者不得去輕言者亦不敢言而紛紜之議自少矣此四說也一議閣臣凡小人衆動每窺探閣臣以行其計謂閣臣票擬之地也假令閣臣而有暴貪有御容即為奸罔矣惟是以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八字將時體貼利弊之條陳可行即議行以舒言官之志衷情之陳乞可下即請下以恤言官之私奸宄之糾彈可處即請處以壯言官之正氣奏章之紕謬可究即請究以折言官之偏心但關道理如何不問預備但問法紀如何不問疎親至 國家大事

故大奸雖明目張膽謀之九卿謀之科道如事關某地方則約其地方人共議務析利弊興釐而不以地方之一人爲操也事關某衙門則約其衙門人共議務講典故職掌而不以衙門之一人爲操也咸稠聽之　朝廷是非付之天下以衆耳目爲

一以衆心思爲心思曾不私擅一人私聽一語致以訛傳生猜嫌以泄漏起戈矛而參壬有所否矣此五說也一議部院大臣大凡小人稱銓地則憲地謂一司進退一司風紀也

一掌憲皆不可不慎者孫丕揚清介絕俗而

其不欲人意在落于假書圖套之中趙與平等行奇而其差欲人意在脫于時局藩籬之外此年來銓臣之大較也許弘綱和樂易與而佐辛亥之察候脊告天負存公道孫瑋生平可議而認公錯之罪道昏省閣猶見民心此年來憲臣之大較也夫銓憲所本先後

明肯自應循其郎近所爭者其中有應爭有不必爭雖搖與論顧所以爭之心謂何耳如一年例也在今日則爭而在丕揚暨朱一桂胡憲台等之日則不爭一職掌也在今日則爭而在弘綱救王紹徽

劉國縉喬應甲等之日則不爭吁難言也臣揣諸臣之意順之則附逆之則軀無非爲所欲爲耳往事已矣獨計後來掌銓憲者將順之乎不順乎夫從前匹臣或順或不順而皆以一去結局可見受挐奸嗾使者未能一網先已兩傷而存世道公心者留國支撐一時去亦榮名與日後來銓憲宜知所處矣毋徇毋著而置此心于六虛四關之途不偏不徇而遂天下于鑑空衡平之守我不示人以順逆誰誰覷我以與同斯亦所以養和平息黨說也此六說也一議靖欲夫人止此精詞陀[illegible]

臣所宜畢萃于
主上也既比肩而共爲臣所宜合而畢萃于
主上也乃今則異是析人主傳人爵而未聞壹意堂
精事人之事也草疏者獻一芹一曝于
至尊戛戛乎難而至搆穴中之鬪則三鼓而有餘勇
矣閱報者見時政缺失地方利弊等疏厭以爲絛
陳套子覽不及竟而睹室內之戈則反覆披讀而
有餘味矣忘君父而私營擒職業而傍鶩人心世
道大率可知今願諸臣忠所義膽非公正不發憤
一切章奏以無所逃之義出之從　朝廷起見不

從人我起見于在我者効捐廉而不于在人者爭意氣卽有爭也爭是非不爭勝負爭可否不爭強弱爭曲直不爭盛衰况善爭者皆聰明才力萬倍恒人奈何不爲　朝廷用乎但一反而正卽正耳此七說也一議和衷五倫中獨于朋友曰交政謂千里庭除千載旦暮况在同朝事主猶屬奇遭奈何而反胡越一舟參商敵面故不必盡無小郄也卽有之而成心可化客氣自捐譬如千年暗室一置燈光則千年之暗畢除近日因一人定波及他人因一事定牴牾衆事受一彈文必多出一彈文

以相壓去一大老必再去二大老以相陪有勘可以行胸臆則督學而挺持三尺者僅以伴去任之逃臣有不勘可以行胸臆則科場而賄至萬金者僅以附罷閑之察典座主有嫌疑即併其門生而敗也一鄉有要路即併其鄉人而危也展轉相報寧有已時易地而思諸臣亦必深長之慮乎今後願諸臣于人用一恕字奏草下筆時用一恐字事如過去用一忘字氣爲理破忿以情銷一切語言如所云局黨等字杜口勿及一家一統何分西北東南王土王臣不問晉秦齊楚嗟乎嗟乎天海自

覔蔬魚乃狹諸臣但從寬處托身闒廉冦賈無直遜美前人也此入說也前四說惟
皇上念之臣讀周書見王道蕩平無偏黨臣于
皇上望焉後四說惟大小臣工念之臣讀虞書見帝臣師濟允協寅恭臣于大小臣工望焉臣疏具而望空呼籲曰皇天后土其牖
皇上以併牖大小臣工共會歸于皇極而已伏惟
皇上鑒臣將臣疏 下閣部院酌議臣曷任戰慄悶越之至

癸丑十月三十日

山西道御史陳一元為用人之人關世道否泰仰

祈

聖明慎簡耆舊以襄太平事竊惟　國勢之強弱由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廟堂之用舍故列瑣尾于要津如其才足以效勵勤志不過戀爵祿害未大也惟指賢為不肖目君子為小人禁錮加于善類迸斥及乎名流此其禍天下最烈究令正氣銷歇清議斷絕而國運隨之矣用人之人可不慎與哉　國家以用舍之權專屬吏部曰統曰均以一人而衡鑑天下方見肩其任者當如衡之平不

容必有低昂如鑑之空不容少有障翳剪棘撤藩
豈不恢恢乎大同之世道哉頃者尚書趙煥起自
田間濟登銓席初政拳拳振幽拔滯臣心甚重之
自科臣趙興邦見嘲後疑出異己者所提扼日橫
二科四道于胸中以與言官爲仇已失衡平鑑空
一體讀參曾六德一疏荊棘滇胸機械盈腹
于來優容之度遂爲煥所激動名位相軋陰
之憲臣職掌互持忍蔑再申之
于言路去思鎸于中涓嗟嗟煥乎臣竊
出矣乃駁救之縱橫致枝蔓之滋叓

稍稍牽及舊尚書孫丕揚以臣之管蠡一疏測之丕揚吾白應　召抱丹印閣其歸也以老以病不能以人事

陛下辛亥察典大有功于世道獨其誤解要挾轉生紛紜臣心亦不以為然聰明天實假之故當年之論丕揚者不必諱其失處而極其起念無非報

國家報

君父即今日之論煥者亦不必沒其得處而極其念無非為身名為祿位蓋丕揚不識時者也煥干時者也兩臣人品臣願且虛懸之以俟異日之

董狐顧今煥去矣惜煥者與非煥者兩持不相下
之議論各已發揮無餘今亦幸風恬浪息矣繼煥
之人
皇上可不廣詢博訪而精擇之乎查得　大明會典
六部各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南京減其一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亦各有正有貳豈故為是冗員
哉蓋冢首一堂其事既集思而廣益翺翔列署代匱
亦躐級以遞遷故正卿缺則就亞卿中拔其尤亞
卿缺則就司寺拔其尤于脩官之中寓儲需之意
我

上環賜無期印刻弗于屈指南北大僚僅十數輩其間挺然獨立者固多靡然從風者亦不少此其難難在可用之人况當此是非不明邪正互攻公論不立私情交起之時萬一以從違分好醜以愛憎生于奪將令九列大僚人人裹足此其難難在于未用臣默察天下人心若設為此名以行其忿懟必有空國之憂宋臣劉光祖曰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今日之謂乎計惟有徵岩穴之老成以壯國家之元氣布者碩于 朝宁俾士類知有斗山潛移默奪化異為同使士大夫各营其職

業以事
聖明以相安于無事如耗損之後復用剋剝之劑何
以回已消之陽續如綫之脈此其難難在於已用
臣愚不勝緦緦過計竊以爲必有天下之大襟量
其人焉蹇義爲吏部尚書薦伯安堪使交趾夏原
吉楊士奇曰遣伯安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
安蹇亦不以爲異已夏原吉爲吏部尚書呂震常
短原吉者原吉則亟稱震有守城功陳瑄於靖難
初欲殺原吉比原吉司大柄切力薦瑄才竟有功
漕運此淵乎大臣之襟量也必有天下之大力量

人焉王翺爲吏部尚書知人善用如尨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其簡用一時稱得人倪岳爲吏部尚書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于謂消阻或勸其毋别白君子小人大過倪曰冡宰職當如是此屹乎大臣之力量也必有天下之大風節其人焉馬文升爲吏部尚書中官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畨字文升執曰本部方欲杜塞倖門瑞竟擠之升致仕去許進爲吏部尚書劉瑾干撓察典欲庇貪殘進力持不允竟爲瑾擠坐朋黨除籍此凜乎大臣之風節也我

皇上菁莪樸棫之化垂四十年于茲豈當吾世四海之大九州之廣合在朝在野遂無其人堪統均之任者乎是在當事者毋徇先入毋拘一隅以天下之望服天下之心以天下之公心用天下之人才于以磨巳昏之鑑扶巳倒之衡百揆時叙九流無曠國勢轉弱爲強人才有盛無衰此一時也抑臣螢受書至秦誓之一介臣休容與媢嫉分途而掩卷三嘆曰以人事君上臣之職乎自雅道陵遲宰相往往引嫌不薦士亦顧其公私何如耳王曾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

人莫有知之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恩
欲歸己怨使誰當眞相天下之龜鑑哉今閣臣葉
向高七年秉軸未見其引林賢一人爲朝士第見
其納朝士于山林近諄諄以起廢爲
皇上請豈其私衷之慚乎新閣臣方從哲固從告籍
中拔出者也輿情久附謀猷方始在
皇上有一番之簡任必有一番之眷注在從哲膺非
常之知遇必需非常之報答恩怨俱捐畛域渾忘
懃懃懇懇以感悟
皇上弓旌早貢于衡茅物色嘗先于正人野有拔茅

逮茹之慶　朝釀師濟協和之風臣愚且引領俟
之矣臣閣筆年餘重慚尸素茲以江右之役
陛辭而南犬馬戀主微忱不能自已不揣瀆陳其狂
瞽如此惟
陛下留神省覽　勑下施行世道幸甚
癸丑十一月十二日

南京湖廣道御史周達爲人臣無可去之義朝
廷有當重之權懇乞
聖明申飭已往愼簡方來以一法守以勵臣工事臣
聞君臣之分等于天地故爵祿自君詔之用舍自
君操之人臣無敢擅也乃今一年之內巡按荊養
喬去矣因而使御史熊廷弼去矣左都御史孫瑋
去矣因而致吏部尚書趙煥去矣中間如湯兆京
亦去矣臣試平心論之荊養喬奉
陛下璽書巡方[illegible]事俱完止上江二縣未考察
耳稍那五日之間便了一年之局需之時日可以

得代豈不善始善終哉方過聽他人之危言遂爲
自全之拙計委
君命于草莽　簡書之畏謂何此去之甚無當者也
熊廷弼以嚴課士令三吳士風一旦丕變人謂其
有回瀾之功乃懿直不阿爾質中于此矣先是科
場前人言嘖嘖謂有人惡廷弼而諆去之者不虞
數月之後發端自參喬而議擲之覆取
旨如寄此若持券而待彼若執符而合今實心任事
之臣半途而廢南中清議至今惜之此不可去而
迫之去者也孫瑋以總憲而劾一臺臣于法何嫌

而衆人曹起而爭者何盡以去廷弼者巳有成謀
而卒于去者則聽勘二字動之也衆爲不平之鳴
豈過于孫瑋哉不過重惜其生平而規正其末路
耳瑋果出于無心耶不如作速行勘如果廷弼有
罪明白與天下共見之廷弼無罪明白與天下共
雪之豈不堂堂正正持總之體乎乃計不出此卒
致與衆爭强悻悻以去說者曰此此却欲以大臣之
去劉小臣之出爾若然則廷弼可以不勘而竟結
終身之局矣臣謂大臣之心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國家功過自明尊卑豈得相軋此不必去而去者

也自孫瑋去而趙煥自不可獨留矣何者職掌之爭適值此時縱大臣不失和氣小臣遂借爲題目矣人各有心誰不自愛彼既爲東山之蹈此豈佚北山之移故爲趙煥者攻固去不攻亦宜去道固應爾豈煩再計此去之不得不去者也如湯兆京者忽盛氣以加人忽潛身而引退彼固曰吾爭職掌不得其職則去耳不思京察欲以處人既瞞許弘綱而覔職掌于孫丕揚年例惡其過巳又封孫瑋而駕驅逐于趙煥托跡雖高設心甚詭此去之不足爲有無者也嗟嗟使廷弼之去者誰忤之屬

卒使孫瑋諸臣相繼而去者誰作之俑所以有識者至今憐養喬之愚而致恨于探術者之巧也世道眞可畏已又近有如兵科給事中麻僖之去者可異也彼以常文遜而欲侍從之誑

君恩原自不薄有病則告病已耳乃稱仙稱佛稱孔子拳拳致之名于一身曰夫曰妻曰女子歸乘婦之怨于

明主果眞病耶而建言不用之語何爲狂肆于簡端果遺棄耶而

聖度洪洋之言何爲乞憐于舐尾此大無人臣禮去

之不可爲訓者也所幸
聖明在上燭照羣情于孫瑋則姑准其去于趙煥則
諭之馳驛回籍此日月之照天地之無私也第小
臣之去者未蒙處分
聖德雖寛　國體終褻倘人心尤而效之其又何誅
焉所當各爲罰治以儆將來者也意去者無容議
矣第冢宰爲銓叙流品之官總憲爲振飭綱紀之
地自　朝廷視之不啻艱難重大自人情窺之秪
覺安富尊榮此中得無条鷸蚌之持以希漁人之
利者乎又得無工左右之袒以行擁戴之私者

治亂安危之機在此一舉
陛下奈何屑越視之而不汲汲擇人以克斯任乎臣
聞明主聿興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名不擢才于
異代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
矧以我
祖宗之所培養
陛下之所夙儲豈乏此二人哉願
陛下速勑九卿科道公舉斯選以稱茲任其人須立
于四虛之途營于一職之內倘稍啓門戶之中復
成水火之勢世道無由太平頻囂無由止息欲修

衆庶之和以迓無疆之福不可得也
陛下何不自爲社稷計哉臣竊謂人品不同具才有
限如此重臣先宜論品不獨以才勝也計司此任
者必平生清白乃能正己率屬持廉秉公自非然
者身家在念簠簋不飭弗克堪也必素性耿介乃
能實見得是中立不倚自非然者一味輭熟四面
占風弗克堪也即清矣又必集思廣益虚中觀理
兼聽並蓄舍己從人乃能不執己見不拂輿情自
非然者剛愎自用或以獨任而成闇先入爲主或
以偏聽而生姦其害尤不可言者

陛下誠得此清介通達之人以克斯職無言不從無
奏不報人臣受此清嚴樞要之秩以勤此官無念
不公無事不平採天下之公長天下之清議杜小
人之私議絕處士之橫議當　國家無事人臣和
于　朝如鹽如衡不作風波于世上以開奸黨窺
何之端倪　國家多事衆言淆于下如社如怒足
挺砥柱于中流以張直士敢言之氣疾法守可一
　而臣工以勵其所稱于
社稷生靈非渺小矣在
陛下一加之意耳臣言自覺煩瑣不過欲以去留之

權歸之

皇上以慎簡之道望之目前惟

陛下俯慈矜察　速賜施行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

癸丑十一月七日

予京畿道御史王萬祚爲時事不堪再壞

聖衷孜見秉徵懇祈

主精交修大布剛明新政以息囂混以維國運事臣

竊惟氣運循環一陽來復我

皇上錫慈憐之慶允藩封之期新輔晉登忠囚釋縶

濫獄清理不亦寒消凍解藹然見天地之心乎泰

運宜自茲廻矣顧臣目擊時艱　廊廟空虛法紀

凌替邪禍烈而根深必非舊局彌縫所能消融者

非亟反柔爲剛破暗歸明何以化積陰而覩清平

世界乎

聖政無過法天天以生生物爲心以行健爲德能助
聖明代天生物法天行健者必賢人君子小人操性
慘刻生機先自絕而無種動輒以煞情氣日亂營
而罔功不肯容賢止能債事作無益以害有益爭
虛名而受實禍將安用之今者副院總憲冢宰相
繼去而操持約束之重地俱虛矣試觀趙煥之剛
正不屈許弘綱之平恕苦心孫瑋雖一端誤認有
愧大臣而前有雅望後有悔心今在事諸臣之賢
有不逮此三臣者乎 朝廷不得上臣所用之勢
不能不倚辦于具臣感時愛事之士見憔悴而將

豎僅瓜幾摘于抱蔓則有瞬目咽氣已耳古稱不
信仁賢其過在君
皇上眷留追說非相信之深而期禮意殷篤至此也
相度委蛇又非有徜徉之形也三臣一觸邪人之
鋒一中邪人之毒皆非敢出心造也觸其鋒者邪
人力驅之去以速進已所欲推之人中其毒者邪
人計從之去以歸罪已所欲擯之人順之逆之總
歸于渝胥以亡吁可畏哉務口職掌實不爲職掌
何也主持者難聽人避留協贊者非從茲斷絕擿
理有何可爭若別有肺腸之職掌則又不宜爭也

藉口內旨亦不實爲內旨何也優老者爲 國恩
孤介者無內援據理有何可爭前此王圖輩幾希
濫及
溫旨則又胡不爭也種種假公濟私不過盡除異己
遍樹私人成就年來已布棋局保日後終身富貴
而已比如內點二三大僚非其意雖千萬口稱賢
彼且別生端以撓之外轉一二滌臬非其意雖二
百年成例彼思特破格以留之封事一槩 留中
既以一槩 留中爲非是稍有分別又以稍有分
別爲非是自揣公耶私耶幾于抗

皇上使舉措不得行奸良不敢別殫心任事之臣僅以陪醉褻狂癡之臣旣外壞畿甸之教化政事老成耆蔡之臣僅以陪澆譁忮戾之臣又內壞在朝之銓政風紀君旣草薙功令弁髦於皇上恩威將無損乎邇厥禍根言路為梗猶不畏懼而炰烋之氣相沿若曰英雄惟獨吾儕舉世更無男子尊賢使能之典必耑之為昆弟婣婭之私威命靈爽之權祇視為纍蒙狐假之具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將攬之蠅樊狗竇之中想操莽溫懿當時

之所膽亦胡以加玆設立諫諍以驅邪豈以長邪以扶正豈以害正以匡國豈以亂國亂國者在言路之外天下誰不倚言路爲重亂國者在言路之內天下誰不謂言路反輕良心之𠅅久矣鬼神寧不殛之此真　廟堂羞以爲臣寮寀羞與爲友者也譬之人身中之三尸二豎食人膏血以自肥竊人魂魄以自靈匪獨喪人性命而門戶中傳染往往滅性然後已虞廷誅靜言堲讒說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傳稱迸誅四夷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然

則今日妨賢病國之臣即嚴譴猶遲臺臣孫居相謂宜辨其是非邪正加以黜陟焉者正宜加之于是假君子與小人也後來君子小人不易知也相並而觀則亦不難知也聽其言不易知也觀行事之實則不難知也

皇上試觀今日之世以愛惜人才備左右使令者為君子乎戈矛相向掃蕩英賢者為君子乎身任綱常整齊四方者為君子乎毀冠裂裳傷敗 國體者為君子乎博大恬淡遏而後應者為君子乎濡首徒跣偎偏神巫自況比者為君子乎東西南北

惟命是從者爲君子乎重內輕外群官而仕者爲君子乎道義相規成人之美者爲君子乎朋比作奸甘爲戎首者爲君子乎臣因是而重駭湯兆京之漏網也

陛下起丕揚于田間而害丕揚者非兆京乎移孫瑋于憲院而害孫瑋者非兆京乎趙煥以考選大察相許則害趙煥許弘綱以救劉國縉輩相許則害許弘綱熊廷弼不許靑衿保定不狥權要請囑則害熊廷弼呂圖南新按兩浙何爲驟遷則害呂圖南韓浚遠在江右何爲波及則又害韓浚亦今之

烈焰傷者猶難悉數風波略無寧日結衍詎之一
逃大臣逃且不可況御史七品官乎外差逃既不
可況京官從無是例敢作倆乎驕傲倨傲游然旁
若無人巧匿善藏希博美遷于後
明旨云以私亂政誠哉其爲亂政也且久矣其爲亂
政也
旨嚴而罰寬誰不駭爲僥倖非望舊時段然等比科
臣叅疏稍障頹波兆京視彼數人何如至今不見
摘叅
皇上亦不重處何也重處之者非處諫臣也處邪臣

也非處言官也處逃官也且年來姑息之害亦大
彰明較著矣吏部都察院一時俱空亦吏部都察
院自貽此屢空耳舉直錯枉則枉者直不勸不懲
雖堯舜不能為治戊申丁酉以來宜年例者不年
例宜京察者不京察穢迹彰聞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京
堂儼然巡方跋扈跳梁歟
君嫉友剽倖已錯降倖何為酒史徹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疎而狂夫踐蹈覆穴以臨惴惴之貞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
悅蹊跛之徒兒郎都古今一大奸既不[illegible][illegible]之察
事之先又不能處之察事之後狂肆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

不幸舉朝臣子畏奸臣甚于畏朝廷寧不大可怪
哉惟也居相不察仍為左袒四面狂擊罔念未休
豈非以毒厲夙入其心腑故牢不可拔哉又有旁
竄出位願爲賀娘之續係及于玉立丁元薦者則
若謂邪臣活套處處可以抄謄又有呼孔孟仙佛
出國門去者雖苦衷不同亦使人謂逃臣覆轍在
往可以承襲長此不已　國祚不隨邪禍以去者
幾三代而下惟患不好名願臣責備賢者猶謂大
臣不有其身乃可以齊其君附邪戀位者固于時
有損高賢全名者亦于時無益蓋身則得矣如

國事何嗟乎使前數年而有煥則內外去留之間必有所主持裁酌不至流今日之禍使煥能強恐再留數月如新掌院新副院皆推得其人奉有

俞旨召還山林有用之良才忠義之端士亦奉有

旨然後飄然以從事亦必有所救濟第惟是頑鈍之名難甘士議冊辱謝彼婦之口惟有出走周詩之鼠思泣血無言不疾老臣心正自苦耳

八王可不深思其故哉爲今之計則當亟求正人以實重地醜女畏明鏡貪夫畏平衡山峨屹則人自不敢撼淵清廣則人自不敢入若然者可以率銓

樞要則在輔弼之臣雨雪非見睍不消魍魅非雷霆不攝斬妖除魔外道不廢況帝王聖賢治世自有正法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今輔臣葉向高竪立門戶禍慄憂心内切勢急無奈矣讀其疏則猶似乏全識鮮剛氣者如曰藩籬未破攻擊頻仍不知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有擾害國政者則必有除擾害以安邦國者君子能忘情于小人小人不能忘情于君子自固藩籬破壞宇宙反攻君子者小人也有破藩籬完全宇宙消化小人者君子也誰爲得已誰爲不得已總題之曰攻擊不亦混乎

輔臣又曰黨人之禍與　國始終名不可立端不可開故常欲彌縫消弭犯調停之譏勿恤獨不念此時何時哉猶可恃調停爲長策哉何代無小人

聖祖神宗朝可據云此輩不生惟是明良在上彼以其才猶用之于規矩準繩以取功名故消化不覺

聽令此混纏誣罔輩當

肅皇帝時亦能如此之無忌憚否輔臣又引牛僧孺李德裕爲戒不知僧孺小康貢諛大計坐失有何忠義之骨德裕憎白居易忠諒好斂忠附巳休宏文安在兩人無羣溪朋亡之本且身入分門角勢

之中是正今日所當痛改者禍已見而曰端不可開實亥彰而曰名不可立不幾于掩耳而盜鈴乎

臣願

陛下特諭新舊輔臣自省厥心平日超然在門戶外者無如修善治真跡無如除監稅懲貪吏之類固[illegible]元氣講討謀遠猷如足兵食修戰具之類壯我神氣實地精神用之反經經正則庶民興以樹士[illegible]之標準拔茅連茹廣羅豪傑使羣賢充實濟濟同心絕僉壬之窺伺日與羣卿百執事議政于[illegible]商榷可否廓然闢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中庭無私

鶴林下無私交収小任大來之實驗蓋同人于野
冠門自然有功升其高陵伏戎自然不發書之史
册爲名宰執其在斯乎儻側陋未揚門戶先裝若
千里投交之難却嘆一時詭計之偶售舉事隍術
中大德尚可蓋其小德攺念卽君子小羣何難渙
作大羣從兹而往大公至正之途會見面天捧日
若更流入暗谷重崖之境便成積雪深冰盡亦思
社稷隆替所係則漢臣不拘小嫌而戀友晉相能舉
大義以滅親況剝膚利害非遥則慷慨殺敵者爲
勇夫毅然斷虎者爲名士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是今日之急務也中出之
旨近時往往有之顧所出爲敬大臣體羣臣則清而
尊所出爲私害公利破義則混而褻秖緣
宮禁杳隔遂令言者兢猜今宜間一
召見宰輔永絶貂璫請乞庶消内外之疑邇來無耻
邪輩有以縉紳與刀鋸刑餘叙里戚姻契諧宴飽
之歡奸陰市債以結交盟擔指天非位極人臣此
宿負終無還理香餌一吞則内外安得不相庇援
又有稱内侍之子弟乳保之骨力能徼賞市恩遂
令逐臣罷吏錮臭衣冠與商賈共行輦載苞苴

欲取故與兩者乃渦內政使人莫辨之源不可不
嚴搜捕之令科道官杜絕于外絕嚬笑之假
皇上又時防之于內是今日之急務也凡此者皆所
謂剛明之實政也不然謂邇言之爭爲不必聽謂
私鬬之隙爲不足虞寸陰可惜大業無成必有如
熈豐潛伏畢仲游常安民洞若觀火天若祚宋之
語能起司馬光而再詰之乎可憂者一令天下滓
而太平正大夫三事莫肯朝夕夙夜于王有如銓
鏑在前四郊多壘大臣託疾小臣避災不假託退
爭之名全軀保妻子不已也

人主孤立于上左顧右盼誰與相倚彼時悔之晚矣
可憂者二小人與內官其氣每相感召常相糾結
漢唐宋之末皆然肯以國柄讓者必自小人始故
人主操柄不可頃刻離令羣臣鬬爭宰相推諉倘
皇心轉厭則萬幾倦時宵小竊之如王振劉瑾時不
難矣雖萬無是事寧容有是機乎可憂者三治天
下者在識時當陰柔壞政國空之後豈得仍以陰
濟陰當陽光破暝人恍之時何難使盛而益盛於
日省臺多昌言如八議等疏
皇上宜命輔臣採擇以切中時病者置之座右臣識

暗淺不敢以嘖爲諱復陳愚悃見南北共籌臣時之策不踰于此伏惟

聖明留意省覽見之施行大小臣工亦務反求同歸于真聖學勿再混混自負此生臣無任悚慄待

命之至

癸丑十二月

戶部河南司郎中李朴爲奸邪科道結黨要錢驅
逐正人紊亂 朝政
皇上當斷不斷反釀禍胎懇乞 密行查訪嚴究一
二奸先斬臣以明赤心事竊惟 朝廷設立科道
借以言路授之權勢原爲潔己奉公糾彈不法非
令其挾制各衙門說事要錢亦非令其結黨徇私
排擠端人正士蒙蔽 朝廷耳目令
皇上孑然獨立也今乃交結戚畹近侍挾制內閣部
院大臣京中各衙門無日不說事無日不要錢褻
衣小轎全無體統今日上城隍廟明日遊燈市今

日在某商人家坐一夜明日到某相公家坐三更
宿娼唱戲無所不爲如鬼如蜮如盜如賊自已要
錢却叅別人要錢自已說事却叅別人說事自已
結黨却叅別人結黨自已揑造流言却叅別人揑
造流言明欺
皇上不行查訪明欺
皇上不行查奏明欺閣臣柔懦之甚明欺部院罷軟
之極大家混做一團不恤 國家之危難臣謂此
輩皆可斬也孫瑋爭執掌則羣攻之湯兆京爭執
掌則羣攻之孫居相周起元李邦華等爭執掌則

參攻之今去者去罰者罰矣獨一孫居相猶謂之
黨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黨彼浙江人則姚宗文
劉廷元等湖廣人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等山
東人則亓詩教等四川人則田一甲等四省合爲
一夥百人結爲一心其他如趙興邦等猶不過托
勢附炎之人耳
皇上試思孫居相一人對姚宗文等百人居相反是
有黨乎姚宗文百人對居相一人宗文等反是無
黨乎今日叅東林明日叅東林亂政東林有
何權勢見作何官見作何衙門管事今見任風憲

挾上嚇下反是無權勢林下閑居者反是有權勢乎見在衙門通賄庇奸者反不是亂政林下閑門讀書者反爲亂政乎三尺童子亦不能欺而乃以之欺

皇上明明說謊明明戲侮真可斬也至如賍私數萬之黄克纘巳參者反爲留用清風百代之顧憲成巳死者猶爲糾彈失機問明之陳用賓猶爲打點出脫插標鬻爵之趙煥猶爲稱功須從執法不阿之孫瑋反爲誣揑驅除殺人媚人之熊廷弼反爲抵死求解賄買科場之韓敬巳經公議猶爲稱冤

拉殺　楚宗之沈一貫巳奉
明旨猶阻不勘至若王日乾所奏之事何等重大何
等關係科臣吴亮嗣說事要錢一一招出今反為
把持含糊稽滯其故難言之矣何怪乎一坐談間
向孫也相囑託數人也此正望
皇上剖斷邪正立賜處分然　内旨降罰正人短氣
更望
皇上速行察訪不可專委一人如回奏不實即且重
處只查科道是否褻衣小轎遊街喫酒是否挾制
各衙門說事要錢是否夜聚曉散攢謀詭計如果

得實自有

祖宗結黨亂政之條自有

祖宗風憲官受贓之條一一嚴究如律正罪庶羣黨

少知儆省天下猶知有

皇上之尊不專有科道之尊猶知有　朝廷法紀之

大不專有科道勢利之大科道即殺臣之身不能

殺臣之心即殺臣一人之身不能殺盡天下之忠

臣義士也今京中上自大臣下至百姓無不知科

道之貪之横無不罵科道之奸之欺即科道中如

翁憲祥李成名劉策張鍵潘之祥[illegible]　駱[illegible]麒

等亦深惡其敗羣唯有頓足長歎不爲

皇上明言若閣部大臣拱手聽命自救不暇誰敢當

其鋒哉

皇上只一容訪便知眞僞豈有

明明天子使奸邪小人欺弄至此耶臣草此疏無一

字之欺無一言之妄無一毫之私無一毫之偏一

味憒俚全無文飾仍乞先斬臣頭懸之都下以明

臣一點赤心唯知報

主不知顧身唯知盡忠不知怕權勢不愧

皇上不愧　九廟而已令彼附勢結黨徇私滅公者

俱不能立臣死何恨諸奸事敗亦少不得一死即
不死然必死久矣天下豈有終不明白混陷世界
到底乎臣忠憤所激恨不即死葢先年臣自觸犯
事曾有疏聞倘蒙
聖明洞鑒宵壬咋舌乃今廉隅盡掃鴟梟横張鹿可
為馬白可為黑長此不已　國家之敗豈不痛哉
為此捄命捄官瀝血奏　聞臣不勝激切待　命
之至
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陜西等道御史劉廷元田一甲等爲公道不明妖言肆起懇乞

勑勘究實諸嚴明罰以遏邪氛以保善類事臣等覩

頃者言路紛嚣乞援旁竇使奸事僉壬横口無忌

當事者每從中調劑而寛縱之似有招之使來者

心知殺人報讐之後必有繼之以行劫者矣乃今

戶部河南司郎中李朴一疏貫如臣等所料夫李

朴固地迫剥膚而愚可從井者也　朝廷言責明

以寄之臺省諸臣非必謂部寺不得有言也顧必

有大奸惡大權勢國法所不得伸言官所未及發

者部寺諸臣不顧死亡而誅之以筆舌乃足重耳近年部臣疏中如邵輔忠摘李三才之奸秦聚奎摘孫丕揚之失何可多得其他假建言以行者大都有二端其一以

皇上章疏槩不檢發得者不行失亦不究舍其職業聽人族使叫號狂呼以希名高其一以性本躁競行復紕繆進無善謀退無完策計以破瓿巧附強聲東激西扼以圖脫網如李朴者持身而四維盡裂服官而百醜全彰自知必敗則其狂吠之意于二者必有所居矣方今門戶分岐議論龎襍幾成

空　國之禍尚幸言路諸臣正氣不撓讜言時進
今古今之公道　國家之人才存十一于千百而
憸毒若朴乃欲以好邪二字一槩而空人之國邪
不知
皇上何負于朴不想留一正人以成偏聽獨任之奸
也且　朝政一切紀綱奸弊有公卿可以勘議有
臺省可以糾駁果係不公不法諸臣亦可直言無
隱而容訪何爲是西廠之法　先朝所謂大蠹而
亟亟更張者也言及于此而朴之本謀全露焉邇
來　聞邪輩理屈計窮以封章之敷奏恐眞僞難

掩于衆目而　朝廷之執諍亦枉直立分于片語思欲于暗中流傳密地揑造以圖中傷今果然矣彼但知爲李三才翻局而不知祇添一重公案也彼但知爲趙剛樹幟而不知自罹萬劫罪苦也切恐通衢數十萬之金錢可以翻覆雲雨厰衙千百端之鈕結可以顚倒乾坤而

聖明有洞鑒　九廟有神靈萬姓有口碑奸耶誠耶邪正耶貪横耶清謹耶必有能辨之者以朝士而

欝權閹豎以凊時而倡言告密若郎中李朴者

聖世豈宜以爲臣冠紳豈屑與爲伍哉叅照得李朴

蠢同木石毒若虺蛇從筮仕以來卒多穢狀自嘗
身而外盡是殺機特因規避情濃遂肆萋菲之口
實復與援勢熱欲開羅網之門無鹿便能指馬見
影即以射人盡塗公道謀雖工于一網誰生厲階
釁將釀于百年讒言若不即殄善類必至盡空眞
不祥之人宜坐妖言之律者也除朴事關倉儲者
臣甲另具疏參外謹合詞以懇伏乞
皇上亟　勑閣部諸臣從公勘議如果朴言有據乞
即斬臣等以爲科道奸貪之戒如言無影響自宜
坐以應得之律以爲妄言附黨之戒若使閣部大

臣坐視不理令羣小肆無忌憚實如朴所言柔懦

罷軟之極者何以任天下之重哉臣等不勝激切

惶悚待　命之至

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二[illegible]

直隸巡按田一中爲部臣附邪醜正避議道許容布網羅陰啓讒計懇乞

聖斷勘明以杜禍萌事切自門戶各立以來其爲言路之禍久矣彼初欲網臺省而盡入其門既勢有不能而伉心漸灼又有不負　朝廷不負所學之士時有孤憤不無攻闘而彼驅除異己之念遂四起焉凡偭其鋒無不殄滅甚至黑白不分是非互異而君子以小人爲結黨小人亦以君子爲結黨矣君子以小人爲貪邪小人亦以君子爲貪邪矣毋怪乎戶部郎中李朴以奸邪歸之科道以結黨

要錢歸之科道以驅逐正人紊亂　朝政歸之科道也嗟嗟科道而果如此奸邪也且如此奸邪之多也豈惟辱靑瑣而汚蘭臺即衾影抱慚而妻子莫對

皇上試問之公卿百執事若姚宗文等錚錚者乎抑逐逐者乎朴言及四川而舉臣名以入臣而爲朴所攻也臣之幸也臣幸同姚宗文等而爲朴所攻也臣所以免于玼也臣亦硜硜自好者朴混加以結黨過錢于臣等然　京師所稱可說事過錢者最甚則吏兵其次則戶禮刑工及五城巡視等衙

門耳

皇上試問六部五城臣受 命一年以來曾有片紙

干囑一事乎即可以欺

皇上必不可以欺各衙門之諸臣而臣敢妄爲此言

否也然以是言而出之李朴之口則爲幻妄理不

必辨以臺省衆臣而爲一黨邪之部臣所指則爲

瑣屑義更不當辨臣何敢嘵嘵焉獨臣自忖萬里

孤踪僻在西鄙非若楚浙衆正彬彬見忌于門戶

而朴猶指及者何也蓋臣不常叅胡忻乎不常併

叅及趙剛乎不常剖分門戶之從否乎此皆朴嘗

肓之病也蓋朴固秦人而官于晉久者也彼其目中所見無非門戶而姚宗文等與臣皆其碍眼之人宜其反噬矣然臣又有以窺朴之私衷焉朴管通倉新陞而始離任者也臣則受　命巡倉者也朴在倉頗有物議而又寘身門戶欲以固位而行私竊恐臣之議其後也則嫉賢攻異併及臣焉圖以杜臣之口不知臣有年誼有同事之誼臣向僅一條陳畧點其所行之跡而不直斥其名以聽朴之自省悟耳即使朴不噬臣臣猶存忠厚而隱忍以俟而今迫于大義矣請稍言其大凡可乎佇當

張良勳則朴之腹心也書辦蔡虛白門子趙良玉
則朴之左右手也五門歇家一百二十五名則朴
之日用飲食交際供給也放軍月糧每石九斗則
朴之常規也轉米出賣每次千石則陳大陳謙等
之經手也囤米之人則郭奇盧道等衆也寄囤之
戶則李監生王寡婦等宅也娶妾陳氏故華歇家
三十餘名每名以五兩送妾父而復入則朴之財
禮也娶妾王氏姊妹因爭寵而毆斃其姊復以銀
買囑其父使之無言則朴之閫範也此臣所耳目
最真今敢以告之

君父者也乃其瑣細奸貪之狀猶可 緩指職且不敢
悉陳以傷雅道焉若此之過錢有憑乎無憑乎而
奈何反以結黨過錢橫加之科道哉孫居相臣衙
門中前咎也雖各意見不同而同臺之誼原無反
唇譏爲羣攻之而朴爲此挑激耶翁憲祥等均爲
言官均立于四虛六闢之途朴欲拉而入之門戶
中在憲祥等必不受也祇露其將伯之苦耳至東
林中原有高賢顧憲成原是眞品諸臣之鬬鬪其
依草附木者耳而朴之抵死護法奈何惟以憲成
爲口實乎雖然職之娓娓陳言猶非朴之詆臣也

切見其肆言無忌無人臣禮而機鋒隱隱欲以啓

聖明偏聽之漸而開縉紳嫁禍之門何言乎從來

明天子在御叅糾則寄之言官勘議則寄之卿相此

外閹人暬御則供埽除無預外事焉惟自昔汪直

用事創爲西厰訪察隱微在朝士紳重足而立幾

成坑儒之慘而李朴今欲

皇上速行密訪又云不可專委一人夫密訪則非大

廷廣衆之公論矣又巧言以無專誘則皆左右前

後之貂璫矣想朴之所擁戴非趙剛則虞受也不

然豈不知　官府久隔而訪可云悉委可云專委

耶幸

皇上天縱聰明不爲所惑不然汪直劉瑾之禍朴爲

作俑矣伏惟

皇上敕下部院諸大臣詳勘科道諸臣果有奸邪結

黨亂政之徒即宜迸之四夷以禦魑魅如朴所指

姚宗文等悉係公忠乞將邇來出位妄言附和邪

黨掃蔑言官暗侵　國柄如朴輩者悉付之法俾

無逃兩觀焉若夫朴監督倉儲奸貪諸實跡併乞

敕諭該部堂上官嚴究議處如例又自司農職掌也

如此庶　朝廷耳目不致輕微　國法　王章益

爲尊重而可免于黨禍之成不流于漢唐宋之季

矣職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行人司添註行人劉宗周謹揭爲妄言被糾據疏質明以彰公道事臣於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内拜疏爲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　國家元氣事臣竊見近日世道交喪黨論方興其病乃在學術未明因發明東林顧憲成之學以見攻之者與應之者俱不能無過臣區區䆘朴忠自信從世道起念雖觸時忌而不顧臣且席藁靜聽出位之誅久之而南京山西道御史孫光裕糾疏至矣臣以言獲罪臣復何言顧御史猶不忘忠告尚欵臣發明未盡之旨臣敢無說而處于此御史摘臣以黨之一字乃

小人借以傾君子之術學道者皆不忍出口臣甚服之第不知今日之黨釁將中于門戶內乎抑中于門戶外乎自荊養喬熊廷弼二御史之行勘也救廷弼者誰不冤東林以王使至欲立奸黨之碑楬之　朝堂未知所坐輒直發黨人之禍以攻于玉立繆之者又及丁元薦矣章連　朝野日引月長臣不恤以螳臂當之就中間解要歸自反而顧以構黨之罪反坐恐臣乎夫三尺法乃　朝廷所以肅紀綱也安所借亦安所撓今日之勘出此入彼非坐廷弼則反坐養喬名義在前鬼神在上雖

諸臣無如廷弼何且如養喬何安論區區事外一
小臣而目巧爲養喬也乃若昆宣之黨與不黨臣
實未嘗懸坐天下猥以今日紛紛之攜貳自昆宣
之獄始不見辛亥之察爲王紹徽爭年例劉國縉
爭浮躁湯賓尹爭不謹乎不見自來淮指宣城者
輒成罪乎又不聞顧李之敗多爲邪正域訟知交
乎南察之至今膾炙人口者則處一攻昆之劉時
俊段然也不然時俊亦攻淮之表表者也曾不得
與紹徽諸臣同類而共究之乎然則天下之抱不
平於二氏者非一日矣故日昆〻之積怨也究昆

宜者未有不嫉東林也嫉東林者未有不合救廷弼者也御史詰臣為東林黨李三才黨王圖乎則臣不坐臣固謂今天下宜昆宣自昆宣廷弼自廷弼救者自救攻者自攻東林自東林王李自王李兩不為黨而兩相入詆為門戶以內門戶以外則天下太平此臣所以分東林之罪也夫自李三才之援薔發而酷信憲成救三才者無慮以致與天下為難紹徽諸臣不免染指而罷出試向東林問之曰諸臣之罪成于卿手亦復何辭非然淮可攻也宣城可比于假道而憲成為剿盜之[illegible]則亦

盈庭功過之勝也高攀龍與憲成上下議論不妣
淵源天下信之憲成歿而乂弓無向勢必踪跡攀
龍何意御史發此一段公案窮治到底直令東林
無一片乾浄地諓分有罪諓分無罪哉辛亥之役
燿州宣城實相水火王劉庇宣以圖太平卒爲秦
人所持于東林何涉懸坐攀龍臣實不服金吾謗
崑山崑山時巳敗矣何必又傳謗書以益之况𤦺
以沈思孝乎此其情狀詭秘出於陰邪之播弄而
攀龍不覺墮其術中偶爾吐洩容或有之何足深
咎御史剌剌不休抑猶有崑之㛰丁至若于玉立

嘗與郎正域之難矣天下詎不望而義之一日姻婭之書入而罪案成則指斥宣城之以也元薦忤時宰被察先後淪落幾二十年部郎一召席未煖而罪案成則察後一疏指斥崑宣之以也然則東林之罪極口道盡不過養交好事嫉惡太嚴即二人瑕瑜不掩要不失為君子是故以莫須有之罪坐攀龍則攀龍不服以標榜雌黃熒亂天下之罪坐二人則二人不服就中分剖流品高者進於功名顧高是也卑者進于富貴于丁是也亦庶幾洗東林之冤乎嗟嗟東林何罪哉自

皇上畢世怒忠而江河意氣不免成此一種偏激學問識者但當哀其風會之流擴以包荒引之大道何至相嘖相忌輒以口舌之罪坐亂政之科傷天下賢人君子之心激成黨人之禍豈不深可惜哉柰何更言推戴天下士也雖然御史亦苦心即攻東林三字亦且勘破其曰大道為公遵皇之極一言蔽之矣臣自媿不學很非知東林者區區匡救之意過於阪係既悔淮撫之救復反崑宣之戈不意反成挑激理或有之無所逃罪惟是勘議關係國是謂以臣一言倒翻公議臣不 敢承謹一面席

稟待罪姑從御史所問明白者再一申言質之

朝野非敢好辨也謹揭

甲寅正月[illegible]